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五年六月第一百四十八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e 2015



148

- 秦華《小詩磨坊》詩輯
- 斯特羅瑟 (Joseph & Joey Strother) 父子的詩
- 詩人王堯的自殺意味著什麼



目錄

No.14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 | | |
|-----|---------------|----|
| 向明 | 反恐，惶恐、空給你們看 | 3 |
| 張埜 | ISIS 正在寫歷史 | 3 |
| 君兒 | 辦公室裡的蝙蝠 | 3 |
| 秀陶 | 我的鬼子情結 | 4 |
| 資中華 | 題友人登峨嵋金頂 | 4 |
| 王貽高 | 枝頭上的呢喃、日頭雨 | 4 |
| 嚴力 | 清明感懷 四首 | 5 |
| 王妍丁 | 距離 | 5 |
| 李立柏 | 飛翔的紅色氣球 | 5 |
| 趙秋水 | 羅馬印象 | 6 |
| 林啟 | 花葉 | 6 |
| 雷默 | 夜啼鳥 五首 | 7 |
| 魯行 | 故園三詠 | 7 |
| 魏鵬展 | 我在天台上一直走 | 7 |
| 銀髮 | 葬禮之後、有關詩的金句選 | 8 |
| 雪陽 | 一個人的詩、南方之歌 | 8 |
| 魯鳴 | 內心 | 8 |
| 李斐 | 寫給在尼泊爾的女兒 二首 | 9 |
| 關淑媚 | 找家 | 9 |
| 方壯霆 | 哀詩兩首 | 9 |
| 彭國全 | 雕像 | 10 |
| 蔡可風 | 我在欣賞 | 10 |
| 陳葆珍 | 掃墓 | 10 |
| 遠方 | 春望、心結 | 11 |
| 謝勳 | 殘破的石柱沒說的、四季心潮 | 11 |
| 余問耕 | 入夜、晨起、夜雨 | 11 |
| 伊沙 | 美國行 | 12 |
| 于中 | 土撥鼠 | 12 |
| 冬夢 | 杯水無魚 三首 | 13 |
| 李國七 | 枝繁葉茂的河流、80年代 | 13 |
| 杜風人 | 信天翁的翅膀 五首 | 19 |
| 北塔 | 馬丘比丘之外 | 20 |
| 文榕 | 窗邊、街角 | 20 |
| 王壘 | 織女廟、七夕記 | 21 |

| | | |
|-----|------------|----|
| 潮聲 | 歡快的旋律 | 21 |
| 黃日春 | 哭聲當歌 | 21 |
| 依雯 | 三妹 | 21 |
| 唐德亮 | 烤、毒蘑菇 | 22 |
| 星子 | 鍋、嬰 | 22 |
| 晨露 | 外婆的半畦韭菜 | 22 |
| 馮冬 | 致LHC | 23 |
| 張芳學 | 寂靜、在低處行走 | 23 |
| 蔡寧 | 雨後櫻花 | 23 |
| 湯金泉 | 懷念一棵樹 | 23 |
| 楊涌 | 鄰居 五首 | 24 |
| 王鞅梅 | 懷舊是濕的、一把菜刀 | 24 |
| 戴珏 | 波塞頓之怒 | 24 |
| 達文 | 晚詞(十三) 四首 | 25 |
| 章治萍 | 黑白之哀：輓加藤正夫 | 25 |
| 程志強 | 鳥巢、陰影 | 25 |
| 陳銘華 | 熊出沒、馬白 | 26 |
| 吳雨倫 | 一個悲慘的故事 三首 | 26 |
| 汪春茂 | 冥想 | 26 |
| 非馬 | 雙語詩：煙囪、鄉愁 | 27 |

秦華《小詩磨坊》詩輯 14

譯詩

| | | |
|-----|----------|----|
| 秀陶 | 詩兩首 | 27 |
| 非馬 | 兩首譯詩 | 27 |
| 楊于軍 | 斯特羅瑟父子的詩 | 28 |
| 張子清 | 美國禪詩選④ | 29 |

評介

| | | |
|-----|--------------|----|
| 田寶祥 | 詩人王堯的自殺意味著什麼 | 30 |
| 秀陶 | 自選集序 | 31 |
| 劉索拉 | 以自己為鄰 | 31 |
| 向明 | 淺嘗桑眉的〈小酒經〉 | 33 |
| 冬夢 | 詩香四溢的礦泉水 | 33 |
| 劉耀中 | C. K. 威廉斯 | 34 |

詩訊

| | |
|-------------|-----|
| 封面 | 封底裡 |
| 羅青新作〈長松挑日月〉 | |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向明

反恐，惶恐

又在耽心
蜂擁乘勝而來的，這次
不是潔白而和靄的鴿群
而是蛆蟲

它們一樣在雀躍歡騰
風聞到有無數腐朽
供它們逐臭，飽食，而且
可以繁衍出更多徒子徒孫

可憐善良的我們
防不勝防的
群起手忙腳亂
不知用什麼武器，去
反制這種令人噁心的惶恐

2015/1/29

空給你們看

我把腦門打開
淨空給你們看
看看裡面除了苦楝那有橄欖

我把心房打開
敞給你們檢查
看看幾處心室有無狼蹤隱藏

我把書櫥打開
晾給你們閱覽
看看書中究有藏嬌或全是破爛

我把糞門打開
解剖給你掩鼻
看看有時不止便秘還拉稀結腸

2015/3/6

■張莖

ISIS 正在寫歷史

——亞述帝國的覆亡

公元前
輝煌的帝國
生滅興衰多少回
到公元後
留下的故事
就待捕風捉影的說書人
一頁頁輕輕翻過

帝國消失了
魂魄卻不願散去
猶存於大理石浮雕上
寄身在守護神獸的雙翼之間
依附膜拜過的神祇石刻裡
早就失去法力的神像
傳說一般

竟成為廢墟廊柱上的裝飾
成為舊城石牆上的壁畫
還有一座座
永不腐朽的雕塑
全都認命地擠進
博物館
那是最終的歸宿
靈魂安息之地

日落京城尼尼微
夕照染紅了神廟
只有這一次
太陽真的不再
從幼發拉底河上升起
兩河流域的天空
烏雲密佈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一片哀戚
歷史中不見了的帝國
在聖經裡暗泣

幾千年過後

■君兒

辦公室裡的蝙蝠

難道我只能坐在
這人馬喧騰的辦公室裡
寫詩
但至今看來
也只能如此
我寫遠處的內海
窗外的浮雲
我身不由己的命運
我寫一只蝙蝠
它一會兒飛向動物
一會兒飛向鳥類
雙棲的結果使它
孤立無依
我寫黑夜裡的洞穴
我撿枝搭巢
覓食取暖終於
到來的自由令我
目盲

2015年寄自天津

哪裡知道
躲過了
無數戰火
卻怎麼也逃不掉
伊斯蘭國聖戰士
用鐵槌和電鋸寫下的歷史
轟然巨響
千年古老文物
就在一瞬間摧毀了
石雕被推倒
一顆顆頭像滾落砸碎
這一刻
千古靈魂的氣數已盡
帝國於焉死亡
史書又輕輕翻了過去
翻到一頁
可蘭經未曾記載的經文
預言了埋葬 ISIS 自己的魔法
以及一座墓碑
鏤刻著野蠻與愚蠢
以楔形文字
以符咒

■秀陶

我的鬼子情結

抗戰勝利那年我 11 歲，南京大屠殺、731 部隊、姦淫婦女等等我都沒有親眼見到。但日本兵掌摑腳踢中國人；清鄉回來，馬鞍後面細小豬，馬鞍前面馬頸處掛了成串的雞隻那樣的劫掠物；我們大北門成條大街被轟炸得七零八落；三個日本兵在大街上吃生雞蛋，蛋殼丟在我頭上；還有我曾寫過的，在碼頭上砍中國人的頭，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加上那幾年來一直逃難，一直窮苦，日本人 Fxxked up 我的童年，我跟日本人有仇，深仇。幾十年化解不開，已成了舊痂一樣的情結

戰後幾十年來，日人一無歉意，對其發動侵略戰爭，殘殺等惡行，只是一味掩飾。改寫歷史教科書；否認慰安婦；修改律法；重新武裝冀圖再來。真是劣性難改，惡毒根固。日本民族既無創造亦無發明，其民族歷史只可以寫出一本“跟屁史”。最先跟屁了中國不知凡千百年，連文字衣著都跟屁中國。然後“脫亞入歐”脫得光光的送去歐洲，好的沒學到，只會跟屁列強的殖民主義，回到家鄉來欺壓近鄰。列強競相移民且更易更有利的菲、澳、南美、印、中東等地卻不敢伸手。到伸手太平洋吃了兩顆荷包蛋便死不要臉地，開世界先河地無條件投降了，這便是該民族創歷史的第一發明，其他的電器、汽車等全是跟屁別人。若能傾全國雕蟲大師之力，把電視、汽車造好，也算是對世界小有貢獻，而現在汽車永不及英德，照相機也一直跟在德國瑞典的屁股後面，百餘年來鐘錶永遠不入流，現在連幾個

■資中華

友人單身 15 年了，一心禮佛，今日告訴我又去了登峨嵋金頂。感念虔誠，感同悲苦，不禁歎歎，詩以記之。

我像一個信徒
朝著你的心
頂禮，前行

登過許多的山
總也夠不著
你的神殿

涉過許多的水
總怕洗不淨
我的俗念

信我，渡我
我本凡夫
受到你的指引……

2015 年 5 月 17 日

名牌電視機都墮落到不如韓國了。仍然在那蕞爾三島蠢蠢欲動，與我華夏為敵。去年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時，中國領導人說：“不要綿延仇恨……不可忘記歷史……”。這句話真是個既仁厚而又美麗的矛盾。秀陶八十歲了，一輩子可說就是背著這麼一個矛盾的情結過的

據云扶桑三島地處兩大板塊之間，隨時可能因兩大地塊之擠壓而沉入地溝之中，且情況每年惡化。有慈心的美國學者且請求各大國儘早接受日本移民。要是一個厚道的民族，中國可以第一個就近開放，容納他那小小的一億三千萬倭族有何難處？然而就這個惡性不改的賤民而言，給他們移民進來，豈不就如廣東俗語所言“捉蟲入屁股”？就讓他像沖馬桶一樣沖進地溝不是更好麼

■王貽高

枝頭上的呢喃

老樹上
三兩只晚起的家雀兒
因突如其來的驚嚇
匆忙
飛走
把昨夜的呢喃留在枝頭
被第一道晨曦
投擲在我戰裂的稿紙上

2015.03.24

日頭雨

說下就下的
雨，重重敲打太陽的背脊
聲音澆在滾燙的土地上
雲氣氤氳

我快步奔馳
倉猝間
竟將影子
落在田埂上

雨啊！就像是我小時候
好奇出現在爐灶前
揭開母親燉煮的鍋蓋
芬芳撲鼻

那是家鄉的炊煙
那是黃土的滋味
是生我育我包容我的
母親

回頭
再把薄影牽引返家
禁不住悲從中來
熱淚盈眶

2015.2.16

■ 嚴力

清明感懷

在清明這座墳上感懷生命時
發現死亡沒帶走任何東西
種族、宗教、戰爭、禮帽、雨傘……
也沒帶走悼詞和碑文
而人類破案小組的結論是
它僅僅帶走了每個人獨特的指紋
而手段全都留在了人間

2015.4.5.

酒

一壇酒拎著自己
在道路上狂奔三十年後
喝到了壇中三十而立的瓊漿
而之後的多少年裡
則與時代一起往壇子裡摻水
昨晚我依然被三十歲的度數灌醉
並把整個餐廳和意識形態抱進了電梯
可據在場的證人回憶
我把電梯放跑了
自己則滾下了樓梯

2014.11.

生活

人腦和身體
是兩個不同產品被組合在一起
它們之間的糾葛名叫生活

2015.1.

別上當

許多拍出高價的現代藝術品
金錢是其唯一的解說詞
因為人類的很多動作是給金錢看的
這就像水有比骨頭還硬的道理
但你不必搞清楚

■ 王妍丁

距離

有時那麼想喊，那麼想
緊緊擁抱一個人
貼著她的耳根輕輕喊她
一百，一千，一萬遍
媽媽，我已經長到了你的年紀
可你的頭髮還黑得一絲不苟
而我的，卻都一根根的白了

你的照片，還是那麼美
目光清秀
還有你寫的情書
字跡清晰，情意綿長
沒有泛黃，也不曾變脆
我一遍遍溫習
替你耳熱，替爸爸臉紅

媽媽，你若活著
會不會為我感到難過
一個人單著，是有一些孤獨
一天天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了
只是一想到媽媽，就有些愧疚
此生，我將斷了你的血脈
你的美

我並不害怕一個人，天荒地老
只是有些遺憾
等我也走了，就再沒有一個人
替我，想你
媽媽，那我
是不是就變成了一個有罪的人

水災是水的骨頭還是水的道理
或者
就像你把動物轉換成皮毛時
不談審美只論生存技巧
所以古代早就很當代
而現代這個詞太容易讓人上當

2015.2.

■ 李立柏

飛翔的紅色氣球

荒涼 昏暗的山丘
小女孩憑藉 月光依稀
跌倒了 山路崎嶇又不平
(好傷心的小女孩啊)

擁擠 陌生的街道
小女孩驚慌害怕的眼淚
年輕媽媽哄著小孩經過
(好傷心的小女孩啊)

熱鬧 疏離的城市
手上 微笑的紅色氣球
幸福迷人的光澤
(多美麗的紅色氣球)

迷航 遙遠的路程
黑洞 無限擴大的虛無
茫然未知的天涯
(多麼悲傷的旅途)

寬敞 明亮的房間
收音機縈繞的情歌 甜蜜私語
偌大的梳妝鏡
(多麼悲傷的鏡子)

多麼憔悴的容顏哪
偌大的梳妝鏡
剪不斷
柔順飄逸長髮 華美的青春織錦
點亮 枯竭深井 多情深邃明眸
天際線斑斕 漁火
深情美麗一如往昔
(窗外自由飛翔的紅色氣球)

自由翱翔 潔白純淨的羽翼憑藉
飛翔紅色氣球的 軌跡
飛向光亮 有陽光的所在
天空蔚藍 廣闊
(多美麗的紅色氣球 飛揚 飛揚)

2015.04.19

■趙秋水

羅馬印象

1.

在羅馬 沒見誰拆房子
建房子
你看見一處 搭著腳手架
在修繕房子

郊區邊 很多房子是用羅馬那種厚度
很薄的磚蓋起來的 縫線筆直
他們並不裝飾 顯露出羅馬人的樸實
向陽的陽臺 把花請到那裏
彷彿那裏是通向自然的一道門
(那裏也可以叫露臺
因為並不封閉)

你慢慢進入市裡
三層的建築
窗戶、牆壁、門那麼考究
像件藝術品

窗戶週邊有邊 頂上有穹頂和窗眉
對稱的 中間有物件
或神

牆壁不是平的
一大塊、一大塊長方條石
邊緣是慢圓形的
有些長方體突出一些
兩塊之間有手指大小的縫隙
彷彿可以攀援

他們這麼費勁地建造
這些房子
彷彿不是為了短時間居住
而是為了傳世

你相信它們有幾個世紀了
你相信它們還能存在幾個世紀

它們彷彿和時間達成了協議

它們不妥協
妥協的只有是時間
時間只是客人
它們是永恆的客廳

偉大的羅馬 永恆之都
請允許
允許一個中國詩人的致敬

2.

中國的建築商們
什麼時候
你們把房子建成一件藝術品
不只考慮進經濟、實用、利息、利潤
也要考慮進歷史、人文、理想、信仰和神
也會有許多人們向你們致敬、敬禮
也會有人萬里來尋
瞻仰你們的城市

在中國 一個把房子蓋得
如此費勁的開發商
還不存在

他們只考慮它二十年、三十年
從來沒想過它是一份遺產

在中國 城市和城市
何其相似 都是高樓大廈
沒有特點 沒有特色
讓你感到現代物質的荒蠻

他們把房子做得那麼費勁
外牆上站著一個人
一個個像真實那樣的人
只有羅馬 才会有那麼多人的雕塑
只有羅馬 才尊重了人的創造和神
它發酵了整個歐洲
歐洲有很多這樣的巨人

任何巨人都不應該是某個王權下的巨人
他大於那個王權
也大於那個時代

2014.11.14 於羅馬 Hotel Torre S. Angelo

■林啟

花 葉 (三首)

夫妻花

相偕而開
同沾露珠
粉體輕觸

相隨而謝
並裹塵土
殘瓣輕疊

初冬孤葉

遍地落葉
風中滾翻
秃枝杈間
一片黃葉
迎風抖動

同輩盡已走
孤守能多久
懸亦無奈
落亦無奈

雪 花

有形無香
有花無實
有落無放
隨眾而生
從眾而下
同眾而化

眾生一滅
眾化俱空

2015年寄自多倫多

■雷默

夜啼鳥

為什麼只有一隻
為什麼一直在鳴叫
不，已經近乎哀求

但我真的不知它藏身何處
也不能給它半點撫慰

我只有用一夜的無眠
陪它到天明

初夏雨後，獨臥江邊

雲朵不停地拭著月亮的臉
愛的眼淚散落在銀河裡
隔江的燈帶豈是漁火
石化廠，夜色裡巨大的隱體

雜 詩

青銅拖著彗星的尾巴
諂媚者眼裡閃著磷光
時間的撫慰留下一道傷痕
聚脂纖維混跡於棉麻經緯

失 眠

失眠是夜海裡輕顫的舟
年青時因為愛情，如今為藝術
哦，當一切都不需要，不，無力需要時
我就會長眠了，在深深的夜海深處

六月詩

五月芹菜一樣香艷，卻已終了
命運天空一般詭異，而又簡單
陽光泄入稠密的生活
農民迎來了芒種，城裡人更忙活

2014年寄自南京

■魯行

故園三詠

舊 宅

時間瘋長的毛髮
半覆紅麻石階沿

老屋拄根枯棗樹拐棍
寒風裡微微有些發顫

雕花木格窗失明 留下
兩個黑洞洞的眼窩

夜鳥一聲悲啼
就把清寂滴穿

門洞脫光牙齒的口
還張著 忘了合攏

那聲咳嗽已經走遠
扭轉頭 又看一眼

捶布石

捶布石被月光磨洗得
光潔銜亮 次第顯現
搗衣聲陳舊的劃痕

蟲鳴如雨 寂靜又一次被
放大許多 那枚遺落草叢的
銀質頂針以及往事的碎片
星星一樣注視著我

小院安靜 唯獨
影子在緩慢移動
像是要把娘的捶布石
使勁兒搬回到從前

就是那一隻蟬

它又在耳邊叫起來
柳未青 李未白 蟬鳴

■魏鵬展

我在天台上一直走

我坐在天台上
視線一直尋找最舒適的位置
我未走過鋼線
但我知道最安全的
最遠的一點
我看不到平地
在最高的位置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2015年3月23日香港

讓人想起農戶大棚裡那些
立等上市的反季蔬菜

但是千真萬確
就在這個早春的午後
那隻蟬把它關閉了五十年
的音箱 重新打開

不錯 就是那一隻蟬 就是
臨水梳妝的垂柳別在她披肩髮上的
那一枚烏黑油亮會唱歌的 髮卡

此前我幾乎天天回家
在柳蔭和蟬聲裡小坐
只是每次回去 都要
把身體暫時寄存在異鄉

其實 祖宅久已易主
就在我訣別故園的那個盛夏
老柳與蟬聲 同時
被一柄利斧攔腰砍斷……

體檢的結果出來了 是
“老年耳鳴” 沒想到
我的亢奮讓驚訝的
年輕的女醫生瞪圓了她那雙
美麗的大眼睛

2013年仲夏初稿，2014年歲暮改定

■銀髮

葬禮之後

兩袖清風
臭皮囊裡遺留的是
入骨的
朽或不朽的

寫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
以及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
精華
留給墳墓照單全收

改葬時
請先火化
再徹底超度

2012-10-24 北卡

有關詩的金句選

與斷章取義的屠夫
同出一轍

為展覽他最美麗的容顏
把頭部割取
為贊許雪白的膚色
剝他的皮
要剃掉他迷人的長髮嗎
展館
供給何方神聖
看

這就知道為什麼
或人的詩
有篇而無句
比
有句而無篇
幸運
得多了

2011-12-17 北卡

■季陽

一個人的詩

A
一個人在黎明時分仰望天空
為腳下的星球尋找發光的戀人
這個穿透了整個暗夜的頑童
為每顆星星做了自由的見證

B
無言的愛，從某一個人到每一個人
一個人睡得多麼深，卻小於一場夢
當一個人真正醒來，他大於一切神

C
詩，在一個人的內部找到了一切
人非人等。黑暗的源頭並不是光
而是另一種能夠容納一切的黑暗
光明作為黑暗的漏洞虛構了思想

南方之歌

他是你的太極
又是你的故鄉
是你內覺的起點
又是你外行的方向
他明明顯化成你的天地
又隱約燃燒在你的心房
他是你無言的寂靜
又是你廣遠的飛翔
在你的呼吸內呼吸
在你的想像中想像
他是覆蓋你慈愛的星空
又是撫慰你情慾的海洋
他是細胞內雙生的光
又是你心光源頭純潔的黑暗
你一生又一生為了尋找他
認知他與他同醒與他同香
輪回最後的時光
你將奮不顧身地回到他身旁

■魯鳴

內 心

我坐在這裡
一次性的訪問
不會再來，配對不會
愛只能被愛所理解
這就是結論

一千英尺的空間
幾朵花，幾株植物
我們游弋其中
簡潔擁有完美的裝飾

難道我要拒絕別墅嗎
不。花開季節
我們走完長長的草地
江水依山而流

人們點贊
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你貿然簽名
石頭壓碎了我的篤信

愛，其實是自我修行
是生命的開始
毀滅者和被毀滅者
都來於內心

2015/4/7/紐約

他是與你合一的萬有
又是你與萬有合一的橋樑
他曾是你可望可即的肉身
又將是你可望不可及的明光
放下 你的天地
燃燒 你的太陽
他將證實你時空的虛妄
他將融化你生命的聖光

2015年寄自澳洲

■李斐

寫給在尼泊爾的女兒

騎木馬騎單車
長大後
妳說要騎上世界屋脊
從不去想
跌下來的損傷
遠處大地板塊在斷裂
此地我如螞蟻熱板上
當打開電視和報紙
我的心扣在尼泊爾
地裂山崩掩埋登山客
廟毀房破城市淪廢墟
死亡數字上爬刀割肉
佛像瓦鏢伸臂求誰助
我怕再聽不到“老爹”嬌聲
電郵傳來“I'm fine”
有待細談妳在佛陀
誕生地閉關修行非苦行

2015年4月27日紐約

沙龍 唐人街系列之六

十八世紀巴黎的沙龍
上層社會的風流韻跡
我知道不多
曾留學法蘭西的朋友
說來也不大清楚
他是研究易經有年
戲稱我們敘會話沙龍
有點“見龍在田”的味道
我們一群寫文章友人
酸溜溜氣味也許了然
都對鄭大佬的慷慨感謝
把唐人街柏文騰了出來
北美華人作家筆會有了寶口
牽動的線拉緊數千里外
《新大陸》詩刊文字攀緣結緣
若道謙虛眾人無以詩人居
大家自稱喜歡塗寫詩行使徒
昨日和今日做個時間傳媒者

■關淑媚

找家

我回家
運路變了
沒了方向
我尋找記憶裏的畫面
它藏在博物館裏
哪裡是我家
哪兒可以讓我的心不長大
青春和時光全部被
現代化的故鄉抹殺
譚江水不再清澈
梁金山的鳥兒沒了影兒
連羽毛都不留下
我的家呢 是美國嗎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不改口
還是喜歡說中國話
中國是 我家
我怎麼沒有了家的感覺
茫茫然 空蕩蕩
繁華的市景 密佈的樓宇
我置身國外
九二年的開平啊
請你留下 讓我回家
2015.3.20 晚於紐約家中

把詩寫在淺土沙上
如若巖石有知善意留下
一條條無頭多腳的爬蟲

註：鄭大佬，是白道的鄭大哥，曾經在有名的報館任總編輯和主筆，電台台長，現任僑團主席。柏文（Apartment）。北美華人作家筆會，是早期前輩留學生所創建，在《新大陸》詩刊發表過詩篇到來筆會的稀客，有塞遙、陳葆珍，三藩市遠客劉荒田，西雅圖歸客張耳，上海常客嚴力，此外王渝、魯鳴、陳九、顧月華、鄧泰和、關淑媚、彭國全、蔡可風和我都曾在詩刊露相。附上遙悠的祝福，編輯的辛勞，意念的堅持，合掌表達敬意。

■方壯霆

哀詩兩首

一、何太急 ——苦細姑

知道這是遲早的事，但
您這般的突如其來，如此之重
都喘不過氣，您的血親近友……

幾十個春秋，千百場風雨
載著，吹著駛自普寧的一葉方舟
您曾是方舟的一壘避風港
佑護培育了您的方家子弟

奈何？上帝之召見容時不容刻
先父已在天堂之門等候
再做兄妹，您們在天上重逢，遺落
黯然失色的瀟瀟人間……

後記：細姑是家父最小且最寵愛的
妹妹。是日出門訪親，突然暈厥而仙
逝……

2015年2月5日

二、雨哀雲愁

——家父逝世九週年記事

灰黑灰黑的愁雲
一團一團地，翻啊滾啊
滾就了一場滂沱大雨
那漫天哀雨啊，恰似我滿腹的淚雨

不是說
心痛會隨時間的流水淡化
而思念也會在歲月的冷風中雲消？

殊不知整整九年的冷風流水之後
痛，絲毫未減
而思念切切有加……

如紮根深土的老槐樹
花開花謝只是垂暮龍鐘的點綴
而深藏年輪的樹心，磐石不移

2015年2月22日

■彭國全

雕 像

一尊雕像
刻在草地上
許是搜集萬千把刻刀
耗盡了鋒刀
精雕細琢出
一個活生生的人
真是藝術的奇跡
創造出來
但無不被詛咒

草地上的藝術品
讓所有的斧斤和刻刀無所作為
草地上的藝術品
需用又軟又薄的器具雕刻
一張張紙多軟，一張張紙多薄
經錢幣磨過
就鋒利無比
成了欠單

房租欠單
各種生活欠單

刻薄到能把人刻為
無家可歸者
成為觸目驚心的雕像
棄置草地上

旁邊的樹木
無力扶持一錐的立足
一片黃葉，一聲嘆息
飄下草木非同類 也有同情的撫慰

後記：我在公園散步，見有一個人呆在草地上，當初不以為意。可天天都見到這人默默坐在草地，且身旁還有一些行李，很明顯是個無家可歸者，已有十多天在公園棲身。在草地經過，無不使人憐憫。

■蔡可風

我在欣賞

我在欣賞
柏林牆以東的日耳曼民族
把牆推倒以後
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走進上層到下層的建築

我在欣賞
他帶動我以七年的耕耘
用心血澆灌心田的樹木
長歌當哭 那怕
那敞開的南大門 南風窗
已拆除得只剩下框架
淒涼滿目

我在欣賞
那撐開了黃色雨傘的群體
屹立著 去戳穿
袋住先的詭計
在嗆人的毒煙霧裏
堅守著心靈的崗位
何懼

有北來的霧霾 挾持
曾在廣場橫衝直撞的
坦克的淫威

由謊言
混合貪腐和誘惑的權貴
將兩千個傀儡定了位
協迫 南下的霧霾將
真普選的訴求 強行封閉

我在欣賞
東方寶島萌芽的向日葵
在和風細雨中搖曳
終會喚起另類的思維
將毒霧霾抵制在
台灣海峽以西 徐徐散去

■陳葆珍

掃 墓

一堵牆
隔開了兩個境地
這邊，一陣喧嘩
那邊，一片死靜
生氣與死氣
在半空相碰
弄得太陽無所適從
只有透過樹眼
在窺探大地

我步出樹影
植被上的灰白石碑
忽然微微顫動
朝著牆外的方向
啊！這求生的掙扎
我無限憐惜地仰望藍天
求你，太陽
帶著牆外的生氣
曬進三尺黃土
把我爹娘烘醒

2015年4月15日

我在欣賞
那怕我書寫的竹簡殺青後
遭時日和蠹魚 蛀食成灰
我為當年所作的見證
寧投東海而死的證詞
將會在我獨立黃昏之時
點照出心燈的光輝 或許
成為誘動新能源湧現的火種
去清除
乘霧霾孳生的陰翳

2015年五月為長篇傳記
《開，南風窗》殺青作於紐約

■遠方

春 望

過驚蟄了
一場推心置腹肝膽相照後
解了千千結
也找回了失落的感覺
眼前那抹新綠
靈機一動
隨春風
向遠處守望的村落
努力渲染過去
瀰漫過去
把錯愕的我
丟在一旁

心 結

或許是種稀有礦脈
等待開採
億萬年的錯失
自那片原始森林
齊刷刷倒下開始
然後日日糾結
直至壓抑蛻變成礦床
沉入不可測的深淵
只是有種蠢惑不肯消停
總幻想有那麼一瞬間
能破解詛咒
用天堂的第一縷亮光
點燃彌留中的希望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
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利澤剛 \$50
于 中 \$80 **支持**

■謝勳

殘破的石柱沒說的

——緬懷特洛伊城 (Troy)

與時間偕行的
愛琴海岸——

殘破的石柱沒說的
青苔說了
發黃的青苔沒說的
風中的塵土說了

幾番海誓
山盟的輪迴過後
鏟除層層
歲月的重量
那一匹詭譎的木馬
穿越荷馬的
黑暗世界
重現一如明珠
乘著想像的翅膀
回歸特洛伊城

為集體記憶的
恍惚
作現身說法

四季心潮

1. 春

櫻花小嘴
羞於開口的聲音
只為了
輕慢的腳步

2. 夏

炎夏短暫
一如蟬的成熟歲月
而生命的禮讚
依然壯烈

■余問耕

入 夜

開窗
把月色請進來
那欲訴的萬語千言
竟然
忘得一乾二淨

晨 起

伴我輾轉反側
昨夜一場風雨
叫我醒來記得
把散落一地的詩句
收拾好

夜 雨

猶未扭開唱機
就那樣突如其來
一若前世的愛恨纏纏
綿綿今宵細細追問
記否當年切切的私語

3. 秋

腳底下
楓紅窸窣的往事
唱和著
划過天邊的歸雁

4. 冬

冷風飄忽
一陣陣，傾訴
雪花前生
來世的因緣

■伊沙

美國行

飛越太平洋

從中國到美國
從北京到底特律
我以為會飛越
遼闊太平洋
但卻發現
我所乘坐的飛機
基本上都是在
陸地上空飛行
從北京向東北飛
在哈爾濱上空
我看到一片燈火
繼而進入俄羅斯
飛越外興安嶺
飛越堪察加半島
飛越白令海峽
（唯有這窄窄一綫
是在海上飛）
進入阿拉斯加
（就算進入美國啦）
飛越科迪勒拉山系
進入荒原連天的加拿大
然後轉向東南飛
很快便降落在
綠草如茵
別墅如麻的底特律
聽說從前
原本居於蒙古高原的
愛斯基摩人
就是沿著這條路線
最終抵達美洲的

在伯靈頓的森林中

在伯靈頓的森林中
（這座城市

就坐落在森林中）
每一顆參天大樹上
都上躡下跳著
一只小松鼠
嚇了我一跳
又嚇了我一跳
反反復復
不停地嚇我一跳
起先我是為它們的
突然出現而受驚嚇
後來我是為它們
根本不怕我
而感到害怕

異國小鎮

“看見這種小鎮
我總有一種
恐怖的感覺
也許是
美國電影
看多了……”
我對維馬丁說

他回答：
（沒想到）
“我也是”

“奧地利有沒有
這樣的小鎮？”

“有啊，很多”

“你看見它們
會不會有這種
恐怖的感覺？”

“會有”

“為什麼？
那可是你的祖國啊
是你再熟悉不過的地方……”

■于中

土撥鼠

鑽天洞地
也只為
尋找一隻
自我的
影子

以趕在
咬牙
切齒的
氣象局前面
提早地
報
春

2/5/15 寫於休士頓

“因為裡面
會住有新納粹”

朝露

在清晨的草地上
在你的鞋被打濕之前
你感知不到
露水的存在
是一塊大汗淋漓的黑石頭
提醒你

落葉

佛蒙特的深秋
紅楓樹葉
紅得落了
落滿綠山山谷
讓迷路者取暖
或將其埋葬

■冬夢

杯水無魚

感冒了
妻遞過來的
藥丸一粒
半杯白開水
燈影下
閃閃發光流竄

杯水無魚
今夜的狂風暴雨
連同夢
我卻安然如魚游過
那澎湃睡意的
大海

冷暖無色

我從手機寄出
許多色彩繽紛的
風景照片

你從手機傳來
藍天冷紅花暖
色調的區別

冷暖無色
如果我不愛樂山樂水
誰跟你樂得雲遊去了

生來孤獨

一根火柴
生來孤獨

一分光重現
一分熱再減

生來孤獨
一根火柴

2015年寄自香港

■李國七

枝繁葉茂的河流

枝繁葉茂的河流，當年皇帝南巡
“龍舟——”他們說：“划過大運河
黃昏到夜晚的秦淮春色，畫舟
賣藝不賣身等等封建與不封建
鋪出歌舞昇平的一片盛況。”
繁榮盛況、魚米之鄉叫人忘記記載
黃昏的皮下長出油燈的傷口
城市外面永遠吃不飽的那群人
唯有文字，文字的火焰燒毀了
心中的墳墓和囚困。陶淵明說過的：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一種昇華，也是一種逃避
以安份守己與隱居，對抗
時代無理與荒繆的節奏

枝繁葉茂的河流，根據張岱
夜航船，木船小小的力量浮游著
趁夜，篤篤篤、篤篤篤，慢慢駛過
當河流蘇醒過來，無論畫舟貴人
夜航船的船老大，就是我們也
應該回家，把滑著青苔的街道留下
留下的，還有魚的小嘴，水的薄唇
我們祖先的臉，暢飲散髮大步高歌
或許為國盡忠甚至為國捐軀，灑下熱淚
掩埋在黃土之下，還有愛國而棄國的
在異國生根而我們就是落葉或許果實
他們種的樹開花結果——見證一個
多麼荒謬並且充滿血流的民族史

在民族的熱淚下，土壤孕育了血脈
一些血脈流的流到了亞熱帶的南洋
我們祖先的臉靠著舟楫的潮濕傾聽

枝繁葉茂的河流，他們的傷口的經驗
他們渴望的和平安定，遠離流離顛簸
形成比愛更悠久的更強悍的更堅持的
信念

有人把它命名為傳統，有人說是民族性
讀著他們的文字，見證他們的廢墟
一盞盞慘澹或許明亮的燈火是他們的
曾經

一些是沐火重生的鳳凰，一些是
焚燃整夜的油燈蠟燭，燒成灰燼
埋沒了自己變成芸芸眾生被遺忘的名字
於是，我終於明白，傳統接代的逼切
文化、傳統，還有一路堅持下來的
價值觀

80年代

學習腐敗花草的習慣
我們盡興尋歡作愛
認識床沿，被單還有枕頭

男女雙性是新興課程
探索兩岸的陌生地帶
頑皮的指頭，青澀的吻
再次認識嬰孩血肉
纖瘦而饑餓的神情

無人理會窗簾外玫瑰花開落
靜靜沁出天地的芬香
我們初次進入成熟的草原
練習人類瑣碎的話語
回到最起初的嬰兒期
熱愛乳房與體溫
緩緩學會掌握
爆炸前剎那的快意

■嶺南人

本名符績忠，1932年生於海南文昌。畢業於山西大學中文系。《小詩磨坊》成員。出版個人詩集：《結》、《嶺南人短詩集》、《我是一片雲》。散文集《看山》（合著）。現為泰華作協顧問，留中總會文藝寫作學會秘書長。

醉 詩

十八歲那年
李白 東坡 徐志摩
聞一多 艾青把我灌醉

一醉六十年

——老了，別再貪杯！
妻子說

讀母親

母親，是一部無字的書

劫後渡海南來，與我相守
天天讀她，卻一知半解

她走後，一讀再讀
不著一字的空白處
讀到她斑斑的淚痕

山林禪坐

一把油傘，撐起一方清涼
如亭

亭內，有人盤腿
禪坐，似睡似醒

亭外，葉落無聲
花開無色

雞尾酒

勺 半杯 李白的月光
半杯 東坡的大江東去

滲幾朵湄南河的浪花
搖呀搖，調成磨坊小詩

那風味
只有舌尖知道

自畫像

一身朱砂紅的石斑魚
像我

潛藏海底
悠遊珊瑚海草間
與海龜與龍蝦與鯊魚
玩 躲貓貓

■曾心

學名曾時新，1938年生於泰國曼谷。祖籍廣東普寧，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學系畢業。《小詩磨坊》成員。後深造廣州中醫學院。出版詩集《曾心自選集—小詩三百首》、小說散文集《大自然的兒子》、散文集《心追那鐘聲》、微型小說集《藍眼睛》、《消失的曲聲》論文集《給泰華文學把脈》等16部。現任泰國留中大學校友總會辦公室主任，世華作家交流協會副秘書長，泰華作家協會秘書長。

老 馬

從賽馬場退下來
徜徉在青青的河畔
咀嚼大草原奔騰的歲月
賞玩著“夕陽無限好”

興致時，在馬廄旁寫詩
詩稿全嵌在馬蹄中

唐人街

只有一條街
衣食住行
濃縮了龍族的精髓

琳琅滿目的中國城
世代不失一個密碼
——漢字

距 離

天與地有距離
日與月有距離
山與山有距離
我與你與他有距離

只有孩子與母親
零距離

詩的味道

活蹦活跳的錦魚
追食著小詩句
飽得連連打嗝

那嗝聲裡
聞到六行小詩
濃烈的味道

雨 巷

撐著雨傘徐行
相約在巷頭

一個穿著素裙的倩影閃進
兩人越走越貼成一個人

雨，一直下著
此刻，沒有巷尾多好

■林煥彰

1939年生，臺灣宜蘭人。小詩磨坊成員。寫詩畫畫及兒童文學創作、講學和閱讀推廣。出版著作逾百種。部份作品譯成十餘種外文，並出版外文單行本。童詩及小品文有三十餘篇編入新加坡、中國、臺灣、香港、澳門中小學《語文》課文、高中大學教材、學測考題、教科書等。

雪在溶化

——為畫家陳顯棟油畫《瑞雪》寫詩

雪在遠方，雪在雪的家鄉
我在我年老的他鄉！

流浪的起點，在回憶的終站
我枯立我故居的家門前；

雪在溶化，溶化我
回不去的童年……

四季必然

——為畫家陳顯棟油畫《四季》寫詩

四季必然，如春；

紅黃黑白，必然分明
藍也藍給你看，
綠也綠給你看，——

不只這些，紫色的夢呀
非是必然

綠的甜蜜

——為畫家陳顯棟油畫《夜之森》寫詩

月上升，圓圓
大地以靜謐之夜之綠
迎接她；

山、樹和空氣，以甜蜜的綠
睡著了
上升的月，圓圓錄製大地的鼾聲

移動時空

——為畫家陳顯棟油畫《追尋》寫詩

時空移動，在夢中追尋
一座流失的古城；
相互衝撞，暖色深層的記憶
拼湊無以名之的愛戀；

如何回到從前？
美好的夢，豈能一一還原！

樹的立姿

樹的美德，在於她
習慣安靜；無須嘮叨，喋喋不休
那是風的多嘴，愛搬弄是非！

如果可以，最好不用說話，
只安安靜靜站著；就用這種立姿
面對世界。

■博夫

本名樊祥和，字：正榮，號：博夫，樊子第八十一世傳人。祖籍中國江蘇省張家港市。小詩磨坊成員。出版長篇小說《圓夢》、小說集《愛，不是佔有》、散文集《父親的老情書》、詩集《路過》、遊記《芭堤雅的夜晚生活》等。現為世界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審、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理事、泰國留中大學校友總會文藝寫作學會理事。

鐘聲

每當敲響新年的鐘聲
彷彿整個世界都在震動
耀華力的鐘聲和紅燈籠
驅散了所有的痛苦和無奈
遲遲的鐘聲
卻把政壇敲得風起雲湧

悠閒

拒絕塵囂
泡一壺新茗
靜靜地看案頭一盆蘭花
為她吹奏一曲《知音》
為她鬆一鏟土
坐享悠閒的樂趣

除夕醉旺

陳了十年的樊家老酒
醞釀出數千年的古樸
在晶瑩中醉旺了除夕的夜話
譜寫成一部酒的史書
迷人的龍鳳傳奇和燦爛的童心
在酒香裡搖曳

棋

方寸之間
演繹了千軍萬馬
前後左右
彰顯了孫子兵法
堯發明圍棋
志在陶冶性情

夢想

很遠的不是夢
很近的也不是想
懷抱昨日的故事
把世界描寫得更簡單
讓窗外嬉戲的小鳥
炫耀我們的幸福和恩愛

■今石

本名辛華，祖籍中國山東莘縣。現居泰國。小詩磨坊成員。2007-2013年曾獲泰華微型小說、閃小說比賽優秀獎。出版散文集《湄南散文八家》(合著)，散文詩曾收入《中外華文散文詩大辭典》。現為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理事，泰國留中總會文藝寫作學會理事。

西紅柿

老家在哪並不重要
站住腳，方方水土都能生活

茄乎柿乎
都可以稱呼

果也菜也
解饑解渴

榴 槿

走到樹下
一陣陣狂風起

狼牙棒
掄得渾圓

天旋地轉
鐵蹄踏踏

蓮 霧

風一搖
臉紅
躲躲閃閃

豐滿柔嫩的軀體
多盼那雙粗手
憐香惜玉

西 瓜

為翠姑娘

解衣

啊！火焰的胴體
水樣清涼

吻、吸
甜甜蜜蜜在嘴裡

番石榴

院子種棵番石榴
把我的腳
也留住

想當初越洋而來
您紮根在
這一方好水土

■楊玲

泰國女作者，祖籍中國廣東潮汕。小詩磨坊成員。現任職泰國華文報業。出版泰文小說翻譯集《畫家》、微型小說集《曼谷奇遇》。2005、2009年與父親老羊合著出版《淡如水》文集、微型小說集《迎春花》、詩集《紅黃藍》。現為世界微型小說學會理事、泰華作協副秘書長、《世華文學》編委、泰國留中總會文藝寫作學會副秘書長。

想 家

風兒想家了
飛過樹梢躲進小巷

小雨點想家了
飄落在花上回歸自然

我也想家了
誰為我撐起遮風擋雨的傘

花

院牆上的花

燦爛地盛開

裝飾著別人的風景
娛悅著我的心情
魅惑著路人的眼睛

期待惠眼的蜜蜂

悼老爹

——2013年9月9日親愛的老爹
老羊先生逝世

世界上最愛我的男人
走了

從那天起
我成了失依的孤兒

等待走完人生的征途
到天堂和您重聚

踩落葉

小哥哥踩著落葉
嘴裡唱著歡樂的歌

妹妹說：哥哥輕點
樹葉痛了
你聽
它們在呻吟

訴 說

走過的路已走過
無須懷疑

風箏在飄 秋千在蕩

一天天的街頭徘徊
一次次的雨中期待
不知如何訴說玫瑰色的夢

■ 晶瑩

張晶瑩，曾用筆名寶子、光猷等。小詩磨坊成員。曾司教師、公企經理、網站開發、報社編輯等。現職東方大學中文老師。創作始於大學時代。2013年獲泰國華文作家協會主辦閃小說徵文比賽優秀獎。

錯 過

葉子一夜婆娑
微曦中終於安歇

我推開門
想送風兒一聲問候
噢——
風呢？

形影對話

——你為何如此短？
——因你正如日中天

——你為何如此長？
——因你正日薄西山

——你為何要逃離？
——因你正步踏黑暗

晨夕之間

微笑吻別期盼的黎明
背影告別等待的黃昏

日日與明天的昨天謀面
卻沒擦出半點火花

愛恨情愁綁架著身軀
我無力選擇歸來

冬 景

凍僵的落葉
風乾的花朵

同心廝守著
逝去的瑰麗

苦盼的蔥蘢
會是曾經的蒼翠復活嗎？

致夢想

你似雲
時而多姿多彩飄逸自如
時而漆黑如墨罪惡叢生

你若雨
時而滋潤秧苗孕穗育實
時而化作心底淒苦淚滴

■ 苦 覺

名廬山云，字苦覺、苦覓、號廬半僧，廬陀等。祖籍廣西南寧市人。小詩磨坊成員。大學文化，職業畫家。寫詩寫文寫書法篆刻美術等。曾在中國、香港、臺灣、美國、澳洲諸國參展。散文詩作品入選2006-2007《中國年度散文詩》。書法作品《K》被泰華農民收藏並製作為商標。

中秋節

影清的晚上
月亮走來
什麼也不說
交給我純銀的孤獨

鬢邊的鄉愁長了
酒杯是把輕巧的剪刀

草堂寫意

春天開風的花
秋天結風的果

神傷的眼睛屬於遠方
午夜的空寂還給彩夢

陽臺上
少了一件風穿過的裙子

傳 統

我父親的父親的父親都說
我母親的母親的母親都說
笑，上下露牙齒
八顆，只能是八顆

大笑着出門去
我拒絕裝假牙

木魚聲

空空
空空空
空空空空

木魚說
什麼都沒了
老僧依然在敲

情人節意象

風在那棵最高的棕櫚樹上
狂吻

我的人很遠
你的心更遠

玫瑰花
在輪回中老去

■ 溫曉云

本名溫小云，出生於廣東揭西五經富。1989年定居泰國。小詩磨坊成員。2000年出版文集《同情為何物》。2003、2007、2014年獲泰華短篇小說徵文比賽冠軍、泰華作協主辦微型小說大賽優秀獎、泰華閃小說徵文比賽亞軍。現為泰華作協副秘書長、《泰華文藝》編委泰國留中大學校友會文藝寫作學會理事。

播種

在最苦澀的傷口埋下最炙熱的情

春天來了
我再播下種子
秋天的果實都結出美麗的疤

風說
我想陪你哭

證書

翻江倒海
只為找份證書
證明我曾去過你心

在你夢中
我靠岸
而心卻苦尋不著

安暖

今生
是前世交集的延續嗎？

時空相隔
頻頻仍見妳的回眸
安暖
雲朵開花的淺笑

俘虜

當折磨變成幸福
當守候變成奉獻
霸道的品味
翩翩飛翔

恭喜女人
你已被愛情俘虜

童話

親吻過很多青蛙
不見王子

安徒生說
只是童話別問對錯

多情的夜想安撫我
卻割破我的夢

■莫凡

本名陳少東，曾用筆名藍焰。祖籍廣東省潮南区隴田鎮。1993年開始寫作，小詩磨坊成員。1996-2007年期間獲得散文、短篇小說、微型小說、詩等多個獎項。作品《偷窺》獲選入《中外華文散文詩作家大辭典》。出版有《小木船傳說》、《心塵集》。現任泰華作家協會理事、《泰華文學》編委。

溪聲山韻

所有的所有都遠去了
月下山林空寂
心潮已靜，飛鳥不驚
風是什麼？雨是什麼？

夜噬 震落流星
遠處 誰在撫琴？

秋雨時分

夢裡，我的眼角又被淚滴浸蝕
兒時的童謠已斷絕在泛黃的日曆
時空轉換，秋雨切切
捲簾細望，翠竹犯愁
昔日月下塵土深埋的腳印
如今是故鄉我 遙遠的思念

千年一嘆——遊寒山寺有感

月色依舊，鳥啼不在
江楓依舊，漁火不在
鐘聲古寺依舊，雅士高客不在

楓橋邊上
只留下 只留下
千年 一嘆

佛怨

都哭了一一自由與信仰

時間 複製著過去
得失 在雲端間冷笑
是不是 每個徹悟都要一番磨難？

寺廟鐘聲依舊
佛 無語

踏青

記得，那是情濫的季節
青春似火，嬌陽如金
小徑盡頭，臨風回眸之時
山與水與花與草與樹與鳥
悄然偷走我
迷離的 花季

■蛋蛋

本名周丹鳳，1972年出生於廣東省汕頭市。1997年移居泰國，同年開始寫作，主要以詩、散文為主。小詩磨坊成員。現為泰華作家協會理事、泰國留中總會寫作學會理事。2013年獲泰華作協主辦閃小說徵文賽季軍。

暗夜的唇

炙熱紅唇
翻過圍牆
探索黑暗的夜

曇花不語
趕在被太陽拷問前
離開

參加婚禮有感

踩著幸福的紅毯
與你攜手承諾

走向未來的另一端

路，也許崎嶇也許寬敞
手上有你的溫度
家，就一路溫暖

網路相聚

笑語
在指尖流動
於五湖四海

歲月嗖地一聲
拉回身邊
我用今日的淚花親吻你年少的容顏

平行空間

你在月夜越野
我在清晨健步

我為你點亮夜星
你為我牽引黎明

平行空間裡
他們一直都在

你是世界

——觀看小女兒鋼琴比賽，心隨
音樂舞動

把呼吸屏住，化為
一種力量，在你身後鼓舞
把目光凝聚成
跳躍的音符，隨你指尖舞動

之後
音樂是你，你是世界

■杜風人

信天翁的翅膀

蒼天的朵朵白雲 朵朵夢
有了夢 就擁有翅膀
他是有信仰的自由撰稿人
他用翅膀寫作 發表
在彤霞晚報的筆名叫信天翁
因為他相信有高古的青天

獨酌一杯風起浪湧的孤獨
破浪高飛的星星 醺醺夢
遨遊他山之石的詩經山水
讓我擁有胸中無一物的自由
因為我也相信有莽莽的青天
詩是我的翅膀

情網

情話綿綿 盡在
狡滑老鼠手 輕摸重按之中
意亂情迷 撫摸
那手提的情陷 陷阱

把硬件軟件複製敲打的爱情
一網打盡

漏網 一條纏綿相思
沒有珊瑚網址 可以 e-mail

吃差

生命 饋贈愛
一首詩

活著 為了爭
一聲笑

生活 吃差去
一長歎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枯萎

花開了 其花期
春秋 各有長短

花謝了 其宿命
正如現代報紙副刊角落上
躺著一首無名氣的短詩

暗算

我告訴久別重逢的親朋舊友
近年來 星月獨酌
以詩下酒 與古人
談風月

而久居現代城市持懷疑論者
茫然且禮善分寸 每一張
算盤的臉 對於毫無數碼
質感的字眼兒 往往
咧嘴 笑笑

我看到他們口中的
珠算 上下嚙嗒
彈響

■北塔

馬丘比丘之外

一個在提琴之間等待著我的人，
達到一個世界如同一座埋葬的塔，
塔尖埋得那麼深，
比所有嘶啞的硫磺色的樹葉還要深；
還要深，在地質的黃金裡。

——聶魯達：《馬丘比丘之巔》

1. 烏魯班巴河谷裡的石頭

這些印加帝國的殘肢斷臂
經歷過了煞有介事的儀式
被卸了下來，從自身不保的
皇袍裡漏了出來，流落到了
烏魯班巴河谷，被命運的激流
衝擊著，背負著過於沉重的歷史
無法動彈，就連下墜的可能
都微乎其微。或許，那從印加
古道倒退著走來的巫醫，能把
它們裝回到臃腫的安第斯山脈
如同木乃伊，只有與塵土合作
才能成為肥料，並護住植被。

2. 馬丘比丘城外的一塊石頭

我是最後一塊
不是最後一塊被卸下來的
而是最後一塊沒有被裝上去的

在被砌入帝國的體制之前
我已經被從大山的子宮裡
提前拽出，已經榮幸地從山的
最底下被提拔到了山腰，腦袋
已經有九次被陽光撫摸過了
我的全身都被切割好了，稜角
都已被磨光，無論尺寸或形狀
都符合那預留給我的小小位置
我已經被剝掉了所有的苔蘚
正如一條魚被刮掉了所有的鱗片
對於我——石頭詩人，來說，宮廷

就是一口油鍋。但是我的一切都
都準備好了，都被安排妥了
我甚至快要長出一只大喇叭
用來大喊：“吾皇萬歲萬萬歲”
就在我要被砌入的那個前夕
馬丘比丘一夜間樓空人去

3. 太陽門

沒有了門的門框，空空蕩蕩
太陽是否躲在後面，鬼鬼祟祟？

我手上沒有沾一滴羊駝的血
為什麼還是不敢去敲他的門？

我不是梯田裡的老農，不靠
太陽吃飯，但我跟他有瓜葛

連美少女都進去了，連膽小鬼
都進去了，我卻還在門外徘徊

我希望屁股底下的石頭能幫我
拿主意，希望不知名的小紅花
能抬起懸崖的腳把我踹進去

這永遠都不可能關上的歷史之門
說不定我還得不到入內的恩准

4. 太陽神廟

我是整個帝國最虔誠的祭司
然而，只有太陽，沒有神，誰
能忍受在這廟宇裡度過餘生？

我的石頭被槍擊，被炮轟
只受到一點點皮肉之苦
我的地板被鐵蹄踐踏
只留下一些短暫的傷痕

趁著我心靈的空虛，他們
硬塞給我一個新神，說他
更強大，但我感知不到

■文榕

窗 邊

只這樣坐著
稍稍換了一換姿勢
就引來一陣室外的風

此處也屬寧靜之地
且不是週末
鳥聲鳴了又止
升起一朵烈烈的紅焰

街 角

那只是無關痛癢的街角
今天看來
但那時我惆悵
惆悵於它的朦朧中
你會在街角突然閃現
像麥芒遇見陽光
我躲在紅磚牆後
抖落一身陰霾

2015年寄自香港

他法力無邊，於我何用？

五百年前，我的廟宇就被洗劫
一空，我已習慣了只有陽光的日子，
甚至不再祈求那羽蛇
乘坐美洲豹拉著的金車，哪怕
一瞬間，駛過我黃昏的屋頂

還好，一萬匹馬的風雨也沒能
讓我的信仰之牆有一丁點開裂
你哪怕是一頁寫滿了頌歌的紙
也休想找到乘虛而入的縫隙

2015年寄自北京

■王 龔

織女廟

這是七月
必不可少的行走
愛情的力量無與倫比
一只纖纖素手
便將我拽進古老的傳說

早年的那些門檻
從故事中回到了故事
我們不能在廟前訴說
也無法把你
讀成一首簡單的詩

乞巧的人丟下淒涼
還有另一組堆放苦難的夜晚
趁你還沒有越過天橋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新的角度
讓修行的一生
等於一幅定格的雲圖

甚至可以變換一種宗教
選擇另一個祖國
幸福會沿著你的方向
為我們編織一個錦繡山河

七夕記

門前的鳳仙花
染紅了季節的指甲
槿樹葉中的王冠
把少男少女的沉默
統統兌換成現代的情話

避開傳說裡
封建主義的迫害
宿命的巧雲

■潮 聲

歡快的旋律

黃昏傲慢地暗下去
托起遠處溫馨的萬家燈火
讓局外的人與事自己去摸索
經歷的元素被往事濕了眼眶
那不變的形象 已模糊不清

不要急於說出真相
仍然繼續釋放煙幕
別再思量誰對誰錯
只有情感抒發而昇華的詩篇
啊 人間因為愛才有深沉的感動

沉思中 令人怦然心動
堅持自我 追逐夢中的光影
能否堅定過去的信念？
一再探求著發掘人生的意義
像四月歡快的旋律 環繞著春光
2015.4.14 稿於三藩市

占卜出愛的唯一一種步伐

一粒小小的蘭花豆
是我們靈魂的家
承露盤上
承載著理想世界的晚霞

當我們身上的每一塊傷疤
都在漫天星斗下
癒合成精美的圖畫
相思才是一枚甜甜的巧果
讓七夕的詩意
傳播到海角天涯

2015年寄自揚州

■黃 日 春

哭聲當歌

毋須瑤漿
何必羽觴
但求一瓢濁酒
酹灑已逝的前塵
解醒，傾五斗！
遣懷，豈只千杯！
飲盡了，薤葉上的朝露
飲盡了，生命中的餘暉
悠遠矣——
歡場酩酊的尷尬
沙場醉臥的豪情
痛飲吧！
當波瀾歸於寧靜時
當老兵醉醺醺之際
長嘯當歌
哭聲亦當歌！

2015.4.11 加州聖荷西

■依 雯

三妹 陰陽相隔已六年
再次泛出心裡無盡思念
挽手說夢話像昨天妳共我
親情心內暖
春風中帶著悼念
一堆一堆瑣碎舊話
是夢是幻是詩句

妹

三妹 在天國的妳
該不該再認識我
數十年姐妹請誼
莫非情若煙消
色聲的塵埃和涅槃的塵埃
有時 在某意象間突然掀起妳
一下子使我呼吸心跳多次數

三妹 假如妳想起我
就進入我的夢鄉短聚
可以互相緊握一下手心
牽掛和憂傷
能在這哀樂人生
如果還有下輩子
我們還是不是姐妹

2015年寄自越南

■唐德亮

烤

一個冬天的寒冷
將他烤成一只紅薯
紫色的皮 訴說內心的紅
泥土沾滿昨日的愛
連同冰冷的記憶
在炭火中煨熟
就這樣。七十年。六十年
時光已然蒼老
一切都在日與月
輪番灼烤中成熟
黑暗的水份 一點點揮發
讓歷史躬腰 伸出雙手
捧起 這一枚
滾燙的化石

毒蘑菇

雨過之後 密密的樹林裡
好蘑菇瘋長 毒蘑菇也瘋長
它們撐著傘 展示著各自的迷人青春

艷麗的花 開在花叢中間
毒蘑菇將美盡情綻放
將毒隱藏於內心 等待著
上當者，受騙者，貪婪者，第九十九個
在美味湯羹中 與之同歸於盡

望著毒蘑菇妖冶的笑
好蘑菇百思不得其解
同一片林子 同一方土地
同一角藍天 同一朵陽光
同一個名字 為什麼
有不同的質地，不同的心腸？

誰能聽到毒蘑菇那炫幻的毒咒？
近處的荒墳 和墳中飄出的裊裊幽魂
到深夜 便發出
慘然恐怖的寒光

2015年寄自廣東清遠

■星子

他們
張嘴成鍋
放縱油膩膩的微笑
借煤氣的咽喉豪語
借無著火的煤氣暄寒問暖
借煤氣的高低溫調整謊言的沸度

鍋

炸著一身世故
蒸著四周危境困身的冷汗
炒著冷話題
添糖 賄賂每一條深長的咽喉
加鹽 設下早的陷阱 再賜水
蓋鍋成密室中的會議
轟隆如雷中
唾液也乾旱
開蓋中煙起煙滅

會議後
煤氣瀉氣成化了膿的聲音
無聲的輕煙
無法回應
探詢的煙囪

嬰

光著身子裸露外表的清白坦誠
尿尿中開出高節的清廉
奶嘴鎮壓撕裂濤的心潮
尿片留宿隔夜的牢騷排泄物

圍兜鋪延溢漏的滔滔偉論
流水筵席針扎成預防針
索抱的雙臂環繞成熱情島
聰耳拓展成家訪的途徑
猶燙的淚痕熱沸成頻繁的口號
腳鏈叮嚀著欲飛的健步
光頭下暗伏著濃髮長毛的私心利慾
無齒嚙下碩汁的信任

便盆墳起了龍脊的骨骼
屢跌屢試的學步彈跳成政治手腕
矮化的四足
尊貴成
雙足

2015年寄自馬來西亞

■晨露

雨後
餐桌上那一盤鮮嫩的韭炒蛋
青黃白何其悅目
飄香滿室
舉筷
一而再

外婆的半畦韭菜

怎麼竟養成了一海這翠綠
黃昏裡
彎刀小小
鋒銳不可當
一起一下
整行伏倒
淺露韭莖那半截
白裡泛青
許一個明日豐收

數不清多少行
穹日眺望
青翠疊青翠
綠氈平鋪而去
尺來高齊齊亭立
清香淡淡撩鼻
拂開一朵笑蕾

勤勞的背後故事
何須細說
抹汗間的辛酸
暫且亦忘記

今日且殷切收割
厚實的重量
對稱的價格
連陽光雨水
一併算計

外婆的半畦
自食韭菜
穿行半世紀
此處落腳
一海湧動
整片綠
撐起
起食飲居

2015年寄自馬來西亞

■馮冬

致 LHC

一定有說著自身的
語言場，否則解釋不了
這許多浮游的
星塵，連夜穿過大地

超越了膜拜的機器
超越了混沌
獻給魔鬼的花瓣
灑滿在你的跑道上

這次一定在你之內
要看見祂
面對面，就在一陣
粒子雨裡，面對
祂的參數，毫不緊張，因為
有的話語，要從統計學的
偏離中說出，三個，五個
在一陣方差陣雨裡
碰見那向來
如其所是的樣子

帶著
適合生存的尺度，又一次被拋向
不合生存的謎

這次同你一起經受
“屬人”的最強烈剝離
同你一起發現
左右對稱的
鏡中之物

擦亮你的眼睛，在
岩石滴水的暗處
與它膠合

2015年寄自南京

■張芳學

寂 靜

身居陋室中
河水流過耳際
鳥鳴跌落窗前
門前的花朵默默地開放
幾隻流浪的蜜蜂
悠閑地曬著太陽

我總能聽到
心跳的聲響
堅守這方故土
血管裡流淌的時光
把濃濃的思念越拉越長

在低處行走

背負著行囊
在低處行走
一顆無邪的心
被落日照亮
簡單的慾望
在寂寞叢中生長
那些逝去的時光
永留記憶的昏晃

多年來，我在夢中
真實地生活
避開世事的紛繞
獨善其身
像小草一樣
默默無語地綠著

2015年寄自甘肅

■蔡寧

雨後櫻花

清明，濕漉漉的心情積滿天空
久久的，落下一滴滴淚
砸痛我柔軟而卑微的內心

幾個黑暗的夜過後，朝陽
穿過一層層櫻花的縫隙
輕輕地包紮我的心傷

晦澀的心情漸次開朗
那些雨中牽拉著瓣的櫻花
一如我，漸次舒展了容顏

清風，撫摸一朵朵皎潔的櫻花
拐了個彎，一再親吻昨天的落英
不經意間，又一瓣花從我的心尖落下

2015年寄自南京

■湯金泉

懷念一棵樹

這棵樹
我叫不出它的名字
在鄉村裡 房前屋後
當一棵樹的主體部分背井離鄉
剩下的部份會是什麼

如此懷念一棵樹
第一次與無數次所說的話
也許不在於那些句子以及句子成份
而在於 一條粗壯的根鬚
怎樣在夜晚的風景裡盤根錯節

一棵樹進城了
我站在原地
手握一縷綠蔭

2015年寄自湖南常德

■楊涌

鄰 居

床的右半邊，她裹一條被筒。他裹另一條被筒在床的左邊。兩個隔牆相望的鄰居。很少往來

靜寂的夜晚，他伸手進入她被窩。彷彿沒有敲門躡進她豐收的院子月朦朧，鳥朦朧

偶爾，她要結伴遠遊。偷偷翻過牆頭扭動光滑如絲綢的腰肢。在遼闊的錫林郭勒大草原，策馬奔騰

刮鬍子

刮完鬍子，女人從身後輕輕摟住腰誇他，年輕面池裡，黑色鬍茬像螞蟻匆匆搬走他三天，口糧

神的指引

彷彿有神的指引 每一次
酩酊大醉 都能
找到 回家的路 每一次
都會 撞到 同一 棵樹

雨 花

一滴雨，滴在紙上
一滴雨，滴到手機上
兩滴雨，開出了兩朵
截然不同的。花

■王軼梅

懷舊是濕的

懷舊是濕的
是濕濕的草
濕濕的土壤
濕濕的油畫
和
濕濕的灰燼

一把菜刀

吃一口鹽
舔一口傷
一把菜刀
除了切菜
又能幹嘛

你的嘆息
如我的嘆息
方向雖不同
但都是嘆息

2015年寄自上海

沙 啞

嗓子啞了之後。說話
的慾望更為強烈。張張嘴
聲如巨浪。撲向無言的沙灘
沙灘的色彩。是咽喉的。

重 逢

面對一首，十年前寫下的詩
彷彿重逢分手已，多年的女友
一些詞語。句式。順序。語調。情緒
感覺。都亂了分寸

2014年寄自南京

■戴珏

波塞頓之怒

桀驁自恃的神祇，又一次在海底揮動他的三叉戟。頓時狂濤升騰，撼天震地。嘯叱以洩其勃怒，致驚潮湍悍，向海岸奔湧，越過顫抖的防波堤，在陸地上席捲而過，掃過田野，掃過村莊，掃過城鎮；波浪翻滾，汽車翻滾，房屋翻滾，輪船翻滾。隨波逐浪的，除了沙石樹木，其餘便是人或人的創造物。是與諸神的爭執，還是對宙斯的不滿？

當怨戾的海水緩慢退卻，空洞的風開始巡遊，掀動掛在頹垣上的板條、地上狼藉的鐵塊，發出咯吱聲響。它掠過斷裂的公路、橋樑，眺望遠方仍未熄滅的熊熊烈火，應和某處尖細的尺八吹奏，目送受脅迫的靈魂進入令人敬畏的黑帝斯的領土，而裹創的人在零星飄落的雪花中默默前行，神情略顯困頓，深鬱的眸子閃爍。

註：古希臘神話中，波塞頓和黑帝斯皆為宙斯的兄弟，分別主宰水域與冥界。

2015年寄自香港

■ 達文

晚詞 (十三)

在沙漠上
做一個花園
鎖得安安穩穩

血肉蒸發後
骨骼是
最成形的夢

民歌 (一)

爺爺下地回來
畫了一座城堡
用無窗的形狀
圍住疲憊

我從沙底穿過籬笆
在兩里開外
閉上眼睛
撒尿澆灌螞蟻

神遊記 (四)

滿以為 整晚的山嘯
我的小路夠偏僻了
黑影中還是有你

“那隻狗呢？”
“它癱瘓了十幾天
我只好……”

哦 瞬間消失的嘆息
兩個多月過得真快
我們嘗試過回憶對方的瞳影

■ 章治萍

黑白之哀：輓加藤正夫

當楸枰上的“殺手”猝然倒下
整個天地便是他巨大的梓棺
裝載著他的光榮，在一點一目之間
歌吟永不止消的劫爭
以及最後的絕唱

想起最初學步的歲月
這位“殺手”也曾怯而不前
只是在黑與白的魅力熏陶之下
他才喜歡“跳”與“飛”的享受
“關”與“鎮”的愉悅

在他“超一流”的流金年代
的確在他的刀下冤死眾多勇士
可是他後來對自己說：難以忘懷的
是那些砍他落馬的刀劍。他說：那些
失敗，為什麼就會失敗

其實啊，我們的“殺手”
您何曾失敗於人，何曾失敗於己
你只是在疲累之時小憩於他人之肩
你只是在燃燒完力量之後歸於大自然
就如同這死亡，恰是絕好的復活

2015年4月寄自江蘇

神遊記 (五)

我喜歡食言而肥
我每天的背囊
漿果一樣飽滿

越崎嶇的山路旁
花越耐看

■ 程志強

鳥 巢

你好，鳥巢。你在高空安營扎寨
為世人看清千年的風沙

我是一隻飛翔在缺口中的鳥兒
身下，是不捨晝夜向東奔流的萬古愁

你的向上的虛空，被我的羽毛填滿
另一個我，蜷縮在慾望的崖壁上

你好，鳥巢。當我落進你的身體
你卻不辭而別，這是否是你的初衷

陰 影

早些年，陰影是翻飛的落葉
我放棄陰影，僅僅花費三分鐘

雙手合十，我是那塊無怨無悔的石頭
送走人生的浮雲
飛回樹林的鳥兒對我說
它原本是一枚深褐色的樹葉

風好大，陰影在月亮的體內傳遞
歲月是一扇無關緊要的門
樹木學會了點頭哈腰
我情願當孫子，欠錢的都是大爺

如今，陰影是一只籠子
我是一塊鐵，用鏽蝕證明存在

風好大，放飛樹葉
石頭正在發育，不知道下輩子
應該軟，還是應該硬
籠子在前面，等待一塊寂寞的鐵
——身體的初冬，冰冷如石
我用畢生修來的福份為它取暖

2015年寄自河南

■陳銘華

熊出沒

四十年前的今天，牠張牙舞爪、鼻孔朝天以征服者的姿態從山洞中進入城的心臟，亢奮地將叢林規則擲還給我們。我們初則以懷疑的眼神，假裝毫無戒備甚至有點歡欣鼓舞的維持著那和平繁榮的市容，然後開始四散竄逃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在執行例行年假任務時，“無意”闖入警示牌後牠的領地，雖仍準備隨時踩油門落荒而逃，但看見山坡上踱來踱去牠的悠閒，以及幾根草叨來叨去牠嘴角的戲謔……我不禁為自己將回憶和現實並論感到羞愧——這些年來神出鬼沒地徘徊在我噩夢中的不過是一個幽靈，而此刻出現眼前的纔是一頭彷彿素食主義者般優雅的獸

2015年4月30日加拿大 Whistler

馬 白

紀弦說“詩就是詩”；余光中說“詩歌也可以叫作歌詩”；佑子問“詩歌係個嘛夠野”；公孫龍說“白馬非馬”……前二者殿堂級數，說的話閒雜等不容置喙，我什麼鳥都不是，自然無喙可置。佑子是好朋友，姑且將他這湖北人說的廣東話，譯成“詩歌是個什麼鳥玩意”的黑旋風李達腔調來助談興。後者名家千古之忽悠，如果白馬非馬，那詩歌非詩便也順理成章；萬一白馬真的是馬，那詩歌或歌詩也不過是詩林大了什麼鳥都有的一兩隻而已！至於“馬白”一辭的靈感，來自中藥名稱裡的“人中黃”和“人中白”，大家茶餘飯後不妨據此發揮想像，或許會得出“詩歌究竟係個乜鳩嘢”的答案

2014年8月10日

■吳雨倫

一個悲慘的故事

一個小孩兒在海邊堆出了頤和園、溫莎堡、克里姆林宮、埃菲爾鐵塔、木乃伊的金字塔以及瑪雅人砍人用的金字塔
海風吹拂著
在陽光下它們金碧輝煌

漲潮時，人類文明慘遭毀滅

不可能

美利堅不打伊拉克
薩達姆熱愛民主
戰艦開入海灣
只在男孩的夢裡

拿破侖和英國女王握手
希特勒親吻猶太女人
像對待母親
和他們的姑娘

母親拋棄我
把我扔到荒野
很久以前
驅車而去

我看到烏鴉
白色的
從遠處飛來
泛著金光
照亮天穹

完美感覺

我不聽貝多芬
不聽莫扎特
不聽巴赫

■汪春茂

冥 想

車廂裡人很鬆散。即使
靠在一起
也隔著一條安全帶

其實人心還隔著一層肚皮
不要走得太親密

即使太親密
在一幢樓裡。還隔著防盜門

即使在一張床上
還有著許多異樣的夢

2015年寄自安徽

不聽這幫納粹祖宗們
吹笛拉琴
男高音女高音
唱那像是下水道裡傳出的
我永遠聽不懂的語言

直到一天晚上
寒冷駕到
大風擦著窗口嘶吼
恐怖如野獸般降臨
我把維也納人裝進耳機
隔絕世界，入夢

噩夢驚醒
夜裡，沒有風聲
耳機在床頭，發出微弱的聲音
是莫扎特的獨奏
在黑暗中
像個小精靈
自由的鼾聲

2015年寄自北京

■非馬 [雙語詩]

煙 囪

一肚子烏煙瘴氣
卻理直氣壯

說什麼
管它黑貓白貓
能賺錢的
就是好貓

Chimney

with a belly full of thick, foul smoke
it remains bold and self-confident

saying
be it black or white
a cat that can catch mice
is a good cat

鄉 愁

離家太遠
便都成了

孤兒

附注：天文學家們最近發現了幾個沒有軌道的星球，但據揣測，也有可能它們是繞著一個非常遙遠的星球在運行。

Homesickness

too far from home
eventually all become

orphans

*Astronomers recently found some stars without any orbit. They speculated that it was possible that they were revolving around some very distant stars.

詩兩首 ◎秀陶 譯

■湯姆·瓦倫

我為什麼恨散文詩

一個發怒的男子進入廚房，他老婆正忙著弄晚餐，他爆炸了。
我母親一輩子每天都向我講過這個故事，直到有一天她爆炸了。
但那不是故事，她老是說，那是一首散文詩。

有一天我看到一個人餵一隻狗吃熱狗。那熱狗看起來就像是一條炸藥。常常一首散文詩的樣子叫我看起來就討厭。

我沒結婚，住在一棟小房子裡。
有空的時候，我就耕作我的夜花園。

Tom Whalen (1948-) 美國詩人，此詩原載 Third Coast，譯自 Great American Prose Poems。

■於塞夫·可孟亞卡

河內的一個夏夜

當電影院熄燈後，影像就在白粉牆上動。我聽到比利細聲的悲嘆。胡志明：那人滾動在五個被私刑整死的黑人的人皮上，皮上烙印了有意的字。

印在他眼皮上的這景像，我生來就有。我的臉就在那彩色玻璃上楊樹葉紋理中。在這兒我不是我自己，只想有一個絲質的面具，隱蔽自己就像他的四個化名一樣。

他改飾照片，油漆古董，花園，煮麵食，又愛又恨每樣法國東西。在去重慶和蔣介石討論抗日途中，在天漸變黑時被捕，一關十四個月。坐在這監

兩首譯詩 ◎非馬

■羅夫·牧爾

Ralph Murre

順流而下 Downstream

告訴我你的河，愛倫問
當我最後看到她，
我說我的帶來東西
也把東西取走。
我很高興你知道一條河，
她微笑。

■威廉·雷德羅

William Lederer

蜜 蜂 Bee

這是一秒鐘的興奮
或生前最後的一針？
請走吧！

獄我的人皮上，我感到他的言語從我的指尖長出來，直到我見到他南方的天空，以及山就是雲那兒的老朋友們。他擲玉米粒餵鯉魚，水中魚口張成無聲的O形。

每張臉掛成澎漲的麵包果，在如玉般的葉叢。多少隻眼睛正盯住我，擠在這噹噹然的電影院中？影片閃著正如同這南方晚夜的雷電，腫著的眼球張開。金色鯉魚拼湊著五張臉，地球擺動在鐘繩上，柔軟的屍袋網住了肢體，而月亮正帶血在上方流過。

Yusef Komunyakaa (1947-) 路易西安那州人。詩集甚多，得過普立茲及肯司列塔弗脫兩樣獎。在普林司頓教書。

斯特羅瑟父子的詩

◎楊子軍 譯

約塞夫 Joseph Strother，父親曾是南部浸禮教會牧師。1933 至 1941 年他在中國安徽度過童年。其繪畫作品曾參加國家級展覽 50 多次，並舉辦個人展覽 12 次。發表過詩多首。從事教學 40 年，曾在北卡羅萊納州大學格林斯博羅分校及佐治亞大學任教，並獲得管理碩士和教育博士學位。後任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藝術與建築學院院長 20 年，退休後獲榮譽教授稱號。妻子伊蕾妮 Earlene 曾在路易斯安那、馬里蘭、北卡羅萊納和佐治亞州等公立學校執教。畢業於路易斯安那學院，獲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碩士學位，並在佐治亞大學深造。後在北卡羅萊納大學、佐治亞大學和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學從事教師職業培訓工作。斯特羅瑟夫婦分別於 1986~1987 和 2000~2001 年度在西安交通大學英語系任教。1989~1999 年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擔任哲學博士生英語課程教學。斯特羅瑟夫婦現已退休，居於佐治亞州克萊頓。

■約塞夫·斯特羅瑟

Joseph Strother

2月11日 February 11

雪 隨風飄來

把充滿愛意的手放在枝條上

橡樹 松柏 葡萄還有李子樹

朦朧的光落下

被低矮的雲層阻隔

彷彿一幅北宋的畫軸

向群山延伸

淡入向東方

然後消逝 彷彿被捲起 收藏

等待另一天

但是這一天沒有人收藏 它已經結束

二月的夜 緩緩放開她的手

然後離開

進入過去的黑洞

去加入她的姐妹

喬伊 Joey

還不到十九歲……我和他道別

聽見關門聲……他走了

他一走就是二十四年

我想念他……離開的本該是我

穿越峽谷，極目遠山

視線模糊……茫然

太陽已落 陰影重重

天空跪伏 遮蔽我的世界

樹林……彷彿沉浸在迷霧的畫卷

我退縮到灰暗中 就像受傷的動物

在灰暗中 一隻失明的烏鴉 呼喚

著他的親人

我了解他的恐懼……還有孤苦

忽然灰暗中閃過光亮

南風把它吹向山谷

也照亮了我的心

一隻鷓鴣在歌唱

烏鴉恢復了視覺 飛向他的家人

生命重新開始……我知道他活著！

讚美你，我的主耶穌！

中國夜 China Night

夢中的安靜的中國夜

古老的鐮沉悶的聲響把

陣陣回音

穿過童年的朦朧的街巷……

回想從前……一切都淡漠

年少歲月的單純

所有氣息……微笑……玩伴

土色的河流，歷史的河流

把一切都衝入沉積在

記憶的每一個拐彎處

而此刻更加如此……

彷彿河水的黃沙

滑落老年的手指

感受那些沉積……

在此刻

安靜的中國夜

■喬伊·斯特羅瑟

Joey Strother

老人和他們的船

Old Men and Their Boats

小船在微風中輕輕搖動，結束一天的漂泊，停靠在它們的木樁上。

老人們同樣在船邊搖動，在簡陋的小屋，彼此敘述一天的經歷以及故事、秘密和見聞。

小船歷經滄桑，但仍然堅實，因為人們用心建造，知道他們的生命依賴於龍骨的平整，每個楔子的牢固。

老人們同樣歷經滄桑，因為大海對依靠它生活的人們嚴酷無情。黝黑，粗糙的皮膚，傷痕累累的雙手，可以講述很多故事的雙手，老人也很堅實；他們生活艱難卻很健康。

小船看起來相似，但是每一艘都獨特，每一個主人刻出凹槽，搭起架子，擺放鐵鉤，所以每艘船都反映主人的差別和習慣。如果需要，船槳就在手邊。

人們熟悉它們的船，每一個回應，每一個動作都說明問題。他們不用看就能摸到所需要的東西，自信它們的位置。

小船靠在木樁上搖動。人們靠在椅子上搖動，談天說地，不過目光總是在他們的船上。

■簡·赫希菲爾德

回憶宋朝的風景畫

硯台磨出的墨水最輕淡地滲開
留下一輪明月：沒有塗抹的圓圈，
它如何發射出這麼多的光明？
月下群山
消失在夢中
一座孤零零的茅屋。
並非是茅屋賦予
山或月以意義——
它是一處在長途跋涉後閉目養神的地方，
是一切。
打開的心扉被如此小的東西所安慰：
給我們喝綠茶解渴的茶杯變得
又深又大，
一個湖。

■薩姆·哈米爾

念經萬句

——步白隱禪師①的默念

此身是菩薩身。
彼此一體，好似水與冰。

身在湖泊中，
卻想把水飲。

身子漂浮在輪迴裡，
卻夢想極樂的涅槃。

此身是菩薩身，
此刻也是永遠。

說我愛你，立竿見影——
保持一致言與行。

有你，無你，
這行詩一直向前——

你身是菩薩身，
門外是光明。

我送給你的愛
是來自觀音的愛。

每次呼吸是每次念的經。
去或者回，都是一個樣。

咱身是菩薩身，
咱名是觀音名。

沒有一句可以充分表達，
每一句話卻必須讚美她——

在默念裡
摧毀罪業。

在默念裡
棲息達磨——

此身是菩薩身，
你身是菩薩身。

朝輪迴張開你的手臂和眼睛，
讓觀音的千隻手臂擁抱緊！

在空寂——達磨的心境裡，
在幽靜的真諦中，

咱身是廟宇，
不是避難地。

讚美咱身體，

甚至在輪迴裡，

咱身是菩薩身，
咱身是菩薩身。

①白隱慧鶴（Hakuin Ekaku, 1686-1768）：日本江戶時期臨濟宗著名禪師，中興臨濟宗，開創白隱禪一派。

觀海浪

——致經田佑介①

50年來我在漂蕩，
好像一粒沙子
隨波逐流，
遠離海灘。

雲門禪師②舉起他的龍杖：
龍吞食了天空和大地。
龍鯢龍鱗留在龍門上，
這些年來追逐著海浪！

你回到了你的
北部山區的茅屋。
我留在城市，讓
紅塵在眼中燒燙。

月光攪擾海面；
山河依舊。
每天晨光眩目；
晚間雨覆雲翻。

①經田佑介是薩姆·哈米爾1988年在日本學習日本古典文學和禪宗的朋友和導師。主編雜誌《受垮掉派啟發的作品》（Beat inspired），翻譯了金斯堡和哈米爾的大量詩篇。

②雲門文偃（862-949）：唐末五代時僧人。俗姓張，浙江嘉興人，禪宗祖師，為雲門宗始祖。

詩人王堯的自殺意味著什麼

◎田寶祥

5月3日，王堯自殺，去了另外一個世界。很多人說他脆弱，我笑了，說他脆弱，你們也跳一個？有人又說：死比生容易。我再笑，如果只能二者擇一，你是選擇苟且地活還是灑脫地死？我們做慣了馬後炮，做慣了庸民，所以才在挑戰與困頓面前麻木不仁！

王堯的死，於他個人而言是不幸的，於年青的90一代更是不幸的。維特根斯坦說：“邏輯是世界的一面鏡子。”邏輯的主體是人，世界是人的思考對象和行動對象。可若按胡塞爾的說法，人和對象其實是可以互為主體的。依現象學所論，很多時候，不是你老了主動去尋找墓地，而是墓地作為主人在等候將死之人，你的對象是它，它的對象則成為無窮。如果我們以儒家“慎獨”的方式面對自我，就會發現，惟有死亡才是人的鏡子。

詩是最好的語言，顧城和海子則是最好的詩人。那個年代有很多有天分的人，他們感受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有人選擇回歸童真，就有人站在角落裡怒目以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就是好詩。它談不上什麼偉大的修辭，但卻能撫慰人心。美為何物？中國藝術認為是和諧，西方藝術認為是比例。顧城的詩，內在地包含著色彩之和諧，可又從不被這種黯淡的和諧所局限。海子則不然，讀他的詩，你很少心情愉悅。他的詩裡有一種類似“原罪”的情結，所以他的死可以預見。

如果說，生的可能性有很多種；那麼死的結果就只有一種。我懼怕死，所以我成不了好的詩人。我寫詩，要麼迎合我自己，要麼迎合別人，很多人和我一樣，為了尋求存在感而寫詩。那些妄圖從詩中獲得正能量的人，我猜想，他們多半要失望而歸。“正能量”這個詞提的越多，說明糟粕的東西越多。好的詩從來不為歌功頌德，好的語言也從不為構成名言警句。從現實的角度講，極端意味著危險，可在精神的範疇裡，消磨才是最大的危險。市面上的“心靈雞湯”，表達的永遠是最淺薄的道德。一個人在最好的時光選擇自殺，毫無疑問，

比在自我慰藉中蹉跎一生要有意義。

王堯之死，某種程度上是純詩立場的一種捍衛和延續。真正的詩人天性敏感，既洞察周圍，又洞見自己。這個社會，有兩類人值得關注：“怪胎”和天才。素人當中不乏真正的行為藝術者，但絕大多數濫竽充數，可謂貽笑大方。我要強調的是後者，被我們誤以為百無一用的年輕人。王堯是不是天才？當然值得商榷，但他的死絕不是為了引人注目。他的天分可能體現在詩裡，也可能體現在對這個世界的直覺觀照，譬如一幅漫畫、一篇日記、一段黑暗中的獨白，他死了，一切都塵埃落定了，形式就不再那麼重要。

我們的時代需要物質，更需要精神。主流的意識形態沒人反對，個體的價值也應該充分肯定。死亡是個人的選擇，你可以施以道德評判，但不可妄自菲薄。詩人不是一般人，他在人格上有超越性、有神秘主義傾向。對於真正的詩人而言，人生的意義並不完全依賴於生的延續，在他們看來，死亡未嘗不是一種好的表達或體驗方式。我從不反對神秘主義，畢竟它是我們民族文化遺存的一部分，對它持“懸置”之態度大致最好。在西方，無論牛頓、笛卡爾，還是海德格爾、叔本華，都無一例外地顯現了自己的神秘主義趨向，中國的孔子、墨子也是如此，孟子的“天賦四心”、“良知良能”，更象像地存有先驗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尼采是個好的哲學家，不如說他是個好的詩人。他的語言是詩性的，只是形式上更像哲學罷了。對於王堯而言，可能一輩子都達不到這樣的高度，因此，他迫切需要以“死”來完成一次心性的轉向。

我們很難揣測一個人自殺的真正動機，但我想作為詩人，王堯的死，沉重的意義要大於輕盈。看到這個消息，我的第一心情是憂慮，而非哀嘆。他的死跟當年的海子之死有相似之處，但本質上一定不同。如果說海子之死是一次親吻靈魂的嘗試，那麼王堯之死就是一次對現實的痛徹回應。王堯其人如何，我並無從了解，其詩倒是讀過。客觀說，上乘水準，比大多數業已成名的地方詩人

寫得都好。很多人寫詩，一開始都不太講究韻律，尤其寫現代詩。後來寫得多了，受到的批評也多，才慢慢注意這個問題。韻律有了，就開始培養詩風，我們這代人沒有風格，勉強能入門，都歸功於模仿，我想王堯也不例外。一旦模仿的技法有了提高，寫詩的人往往會陷於困頓。我們發現：頂尖的詩人作詩不拘一格，輕而易舉就可打破框架和韻律、甚至不惜顛覆自己長久以來形成的風格與認知。如我一般按部就班的人，基本上都停滯在這個階段，王堯能夠超越，而且大大地超越，很了不起。

一個人要有多堅強才能應對這個世界的無情和冷漠？我從他的詩中，讀到過這樣的主題。諸如“指針墜入大海，下一秒倒退著死亡”、“三點是一個隱喻的時刻，三點不到，一切尚早”、“下雨天雨會想起，上一次的毀滅，手伸進沉默，不撐傘偶爾美麗”之類。很多時候，人是自己的尺度。王堯有他的行為邏輯，有他的道德追求，我們無從體會，只能心懷敬意。自殺是需要勇氣的，需要擔當的，我想，全天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能無畏去死者，沒有幾人。我們看到月亮，第一直覺是思念，對象可能是自己、父母或者戀人，但請記得，在2015年的5月的一個夜晚，一個暗月高懸的夜晚，一位天性善良的年輕詩人離開了我們。他可能永遠也無法取得讓人們為之矚目的成就，但從他縱身一躍的那刻起，他已是這個世界的精神貴族。

如果有一個日子為張國榮而設，也應該有一個日子為王堯而設。他的同行者寥寥無幾，他的追隨者、緬懷者則與日俱增。有那麼一瞬，他十分希望能抓住流水的月光和星辰的美好，可他辦不到，這個世界於他而言過分冰冷。他將永遠保持緘默，但他希望人間能變得更好，亦如這首詩：

我想
蒼蠅要開始飛舞了
黑色線頭
綠鐘擺
在髮間脫落的虛空
空酒瓶

——王堯〈手上的傍晚〉

寫詩幾十年，雖不善於剪收，至今總算也積存了三百多首詩。這次花了幾個下午的時間細選出來集在這兒的四十九題，共七十七首詩。

雖然大部份是一己之意選取者，也有幾首是受了幾位友人的影響，如〈髮香〉及〈白色的衝刺〉二首，是故友商禽特別自台北影印寄我者，所以選在紀念輯中。〈滑雪〉紀念一高中亡友，我們曾爭論析夢到底是科學還是神話。至少有首曾被亡友紀弦讚美過，尤其是〈VCR〉那首，雖非特別出色，他來信認輸，說是故鄉及國籍各少我一個。此外羅青在台北很早（我姐夫在七幾八〇年代剪過羅青的評文寄我）就評過我的〈白色的衝刺〉及〈鵝〉。鴻鴻在台北曾評過我的詩作幾次。劉荒田、王露秋、幾位詩友曾讚過我的詩作。此外很少人提過我的作品。廿餘年來，新大陸詩刊上詩評家文章無數。或者不屑或者認為不值得，評秀陶作品的一篇也沒有。

不過說起來我自己的自信心真強，幾十年來又寫又譯，眼光開闊，日有進取，臚列於此的幾十首作品，任何大詩評家可拿去與世界上任何大散文詩家比較，絕不丟人。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嚴力是我們這代獨樹一格的詩人；是我們這代少有的能永遠保持微笑的旁觀姿態不停創作的詩人；是我們這代少有的能出色跳迪斯科和倫巴舞的詩人；是我們這代少有的會自嘲的詩人；是我們這代少有的不露傷痕不發酸的詩人；是我們這代少有的不捏造深沉的詩人；是我們這代少有的城市詩人。

我和嚴力的歲數差不多，從 80 年代起，就有了很多共同的朋友。直到現在，共同的朋友圈還在擴大。他是《星星》和《今天》的一員，那是一群在 70 年代文革最黑暗時期就已開始探索西方文化時尚和創作現代藝術的北京才子們。我不曾屬於那一群，70 年代時，連仰慕這些才子的邊兒都沒沾上過。還是到了 80 年代，由於北京年輕藝術男女的朋友圈，才認識了跳起迪斯科就停不下來的嚴力。那時候他在舞場上屬於聚光，尤其是和他當時的女友在一起跳倫巴舞，給我留下的印象頗深。

記得當時，我認識了很多的詩人和文人，唯有嚴力跟我說話的時候，我聽不懂。因為他不說“人話”，你說今天真暖和嘿，他會用“另起一行”之類的話回答。你要是剛認識這樣一個人，還真接不住這種對話！

但當時他屬於我們那個朋友圈裡一份子，我們就自然成了迪斯科的舞伴，這種舞蹈也沒什麼舞伴可言，就是兩個人對著發瘋，誰和誰都沒什麼關係，有時候突然能瘋到一起了，看起來跟 hip-hop 舞蹈大賽有一拼，絕對沒有倫巴舞那種雅趣。除了瘋跳舞，不和他對話，想要知道他是什麼人，就去看一句他的詩。

我認同他的詩句，還曾經為他一首詩“生命就像一座房屋”譜過曲。這個粉絲一當，就一直當到現在。從他 80 年代的詩一直看到他現在寫的詩，我明白他比很多人都更早就做了對自己藝術態度的選擇：在 80 年代最熱火朝天的中國文化復興一開始，當《星星》和《今天》的才子們最倍受中國和世界關注的時候

，他就決定

叨著自己的影子
從陽光裡
燈光裡
甚至迷人的月光裡
出去了
永遠
出去了

（〈明天的一首狗詩〉，1986）

他很聰明地選擇了作局外人的身份，無論是在八十年代詩狂熱的國內，還是在九十年代世界熱切注視中國詩人的海外，還是歸國後各種身份的有空可鑽……他都一直採取旁觀，但並不等於停止和等待。這種局外人的身份，使他一直保持敏銳，一直創作力豐富，不停寫詩作畫，不停探索他自己的語言獨到處和作為當代詩人看社會的視角。他似乎沒打算繼承或承傳中國古代詩人意境；更沒打算繼承和承傳五四或新中國豪情詩的壯語；也沒打算崇尚俄羅斯鄉野傷感文學；也更沒打算效仿歐洲晚期浪漫主義的吶喊……更更沒有很多現代詩人那種造作的拼湊文字來迎合讀者的無知。他很早就選擇了一種集各種“灰色”幽默之大成，更加有城市風格的，更輕鬆又刻薄，自嘲又一針見血，也更加代表當時中國城市青年的語言和情感：

我夢見米飯在往歷史的反方向走
走成米粒
走成稻子
走成種子
又走成米飯

啊
空前的孤獨哇
尤其是在
吃飽了之後端著像空碗一樣的土地
我的手在發抖

——（〈孤獨〉，1988）

這位詩人為自己選擇的人生態度和他

選擇的這種簡約順暢的刻薄文字，就像是演奏鋼琴練習曲，一直演奏到今，在越來越看似簡單的文字音階中隱藏著諸多對中國當代荒謬的社會風情的嘲諷，對卑微的偽文學家們的挖苦：

儘管當事人在講解與烹調無關的事
但他還是給身邊帶有政治光環的人
夾了一筷子表示彎腰的菜
(《現代文學》，2014)

回顧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詩界文學界，從中國到海外，諸位才子們辛苦而沉重地扛著中國各時代啟蒙文化的承傳，在世界對中國文學的種種偏見和誤區中掙扎著顯露頭角，而嚴力乾脆把一切都簡化了，選擇了最適合自己的姿態生活和寫詩。他既沒打算當中國的“波多萊爾”，也沒打算跟“唐璜”爭風流，更沒打算跟“布萊克”競爭男性激素，也沒打算承擔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重任。看他的愛情詩，就能看到他除了要讓自己從光中消失，還要讓自己從“當大男人”和大情人的義務中也消失：

“腳踏兩只船的時候 最緊張的是
畢九”

“她往我心靈深處更深的地方離去
更深的地方我還沒有去過”

“我們之間
雖然有蛋黃和蛋清的感覺
但問題是
蛋殼在哪裡”

“過去的朋友回來索取過去的情詩，
但題贈已被改過
我常常置創新於羞愧的窘迫”

到了九十年代，他成了個父親，還試圖用慣常的局外口氣來解釋那掩蓋不住的天真喜悅：

父親的頭銜證明了
游走的精子還會游回來
(選自《父親的頭銜》，1995)

他終於成了好父親，不再依賴年輕時簡單判斷“我住在那兒是否快活——(《生命就像一座房屋》，1985)”而行為，他在詩中形容了對生活的新體驗：

看著自己在早市上拎著一袋食品
一袋
各種各樣的叫賣聲
一袋
經過精打細算的脂肪蛋白質以及維
生素
一袋
生活的重量
(《早市的太陽》，1995)

中年的迷茫
成為了桌上的剩菜
要不要打包
我猶豫了很久
忽然發現
是在家中而非外面的餐館
此時電視裡傳出了廣告曲
我早就不在乎歌詞的意義了
只要有優美的旋律
我就會毫不猶豫地跟著哼
哼是攪拌成糊狀的生命
(《感受》，2012)

他的幽默使對現實的投降變成聰明的局外姿態：

生活從來就沒有獲得過
順暢表達自己的機會
因為生活不可能是順暢的
這就像很多文章裡的橋
經不起真實的過橋行為
所以一看到這些橋
就必須從水裡游過去
(《短句》，2012)

而他則把對社會的敏銳觀察和失望變成不同的幽默畫面：

消息傳來
有點不真實
怎麼說呢
就像避孕套

戴在了黃瓜身上
(《詩歌口香糖》，17.2012)

你還知道只要使勁地踮起腳尖
幾乎每個人都能看到燦爛的前途
問題是這個姿勢堅持不了多久
(《你知道》，2012)

他喜歡省字，喜歡點到為止。他明白真理的持續短暫：

真理的存在
就是在與你擦肩而過時
互相點一下頭
(《擦肩而過》，2014)

因此，他很明白，在大部分時間：

創新太難
在詞語裡造出所謂炸彈的人
常常只是幾響慶祝自己生日的鞭炮
(2012)

這就是他的一種嚴肅，一種明白，“以”自己、以家、以社會、以國家、以功名“為鄰”，是嚴力的詩句主題，置身於局外並不等於放棄，讀者們能從他的詩句中找到對社會各種現象和對人生各種疑問的形容和嚴力式的解答。他其實絕對不會放棄詩的責任，可能是因為：

逆風正在梳出我的髮型
為了美
不回頭
(1981年)
2015.4.22.北京

新大陸叢書 No. 36《雲雨情》出版了。作者逸韻以散文和詩的筆觸創作的混合體小說，描寫從中國到美國的爱情歷程，它的英文版《雲雨情》於1994年在美国出版後，很多著名大學圖書館，包括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和史丹福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不少讀者和學者對此書進行了研究和探討。《雲雨情》小說中文版，定價\$14.95。推銷期間，詩友可享有10%的折扣價及免費平郵郵寄。

【向明讀詩】

淺嘗桑眉的〈小酒經〉

◎向明

老酒

瓷杯最好潔白
才好看成色
少點像琥珀多點像紅翡
入口很軟、入胃很暖
醉了如玉在懷
輕輕喚：乖！

紅酒

像刀
履薄冰
傷喉傷心
不知不覺
要走三里地
才倒下
才大喊：操！

啤酒

起身便乾杯萬盞
億萬朵小麥花重新綻放，
是誰舉起旗幟
一揮
火車就啓程
哐噹開到天明
齊聲道：爽！

(2008/5/6 江蘇無錫)

向明讀後：據專研心理及口腔衛生的專家說、酒是常見成癮物質之一、類似安眠鎮定藥物，有抑制部份中樞神經系統功能，但成癮甚或變成酗酒的惡習之後、則會導致自律神經失調，造成精神亢奮，輕者口吐狂言，重者發起酒瘋。同樣是飲酒，但女詩人桑眉不學李白“斗酒詩百篇”樣嗜酒，更不是“杯底不可養金魚”樣的酗酒，在這三小段〈小酒經〉所表露的，一是文明的“品酒”，所以在飲“老酒”時才有“瓷杯最好潔白”、“醉了如玉在懷”的講究，因其溫順、最後道出了一個“乖”字。二

是謹慎的“嘗酒”，因知紅酒容易傷喉傷心，走三里地、便會倒下，由於其烈性，故粗獷的迸出了一個“操”字以示又愛又憎。最後，“啤酒”是所謂“酒之皮”、酒精度最低，可以大缸大缸的痛飲，是豪放的“拼酒”，是拼搏行動的助燃，飲到最後自然會齊喊一個“爽”字。這三小段的所謂“酒經”，言簡意賅，實足顯出桑眉對酒之一角認知的深切功力。

然而，作者桑眉是一位修竹般脆弱的四川姑娘（詩人潘維這樣的描述），是已早逝、年輕而又極優秀詩人辛西的妻子。故鄉蜀地以白酒聞名，傷心人應藉“五糧液”等四川名貴烈酒釋懷，為何獨擇江南溫和的酒系著墨？

再看詩後標註日期，始知這是桑眉離川後落藉杭州時的作品，其時江南的水鄉讓她自戀，身旁的辛西尚是氣質憂鬱沉靜會寫詩的小丈夫，潘維在桑眉詩集《上邪》的序言結尾時感慨的說，“其實，寫作就是一個人告訴另一個人自己怎麼活著，一顆靈魂對另一顆靈魂交流死亡的意義……，我們總能在文字中觸到星空、家鄉、絕望與夢。”誠哉斯言，脆弱的桑眉通過對所歷生存、生活的關注，以詩陳述了她的愛、憎、迷惘，她已不再脆弱，而變得剛強自信。她詩語言直接、率真，著力點特別精準，應該已是當今詩人中之翹楚。

據女詩人龍青在聞知深圳打工詩人許立志墜樓身亡後、在“臉書”上感慨的說，想起也是不幸身亡詩人辛西的妻子桑眉至今仍在悲傷與思念中。我聞知後，不禁想用讀她詩的心得來安慰她、肯定她，寫出好詩是種發洩，亦可療傷止痛。

2014/10/15

詩香四溢的 礦泉水

◎冬夢

——賞析楊玲小詩〈詩香〉

泰國《小詩磨坊》成員原本共8位，2007年成立，今年已增至11位。在過去的幾年，六行小詩在泰華本土詩壇掀起了股猛烈的旋風，既主導也奠定了《小詩磨坊》的地位。

小詩易讀，小詩也耐讀，我同樣喜歡，正因為這樣，對於泰華《小詩磨坊》每位成員的作品，我有一種難以言喻的鍾愛。

2010年泰國曼谷主辦第12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之前我是透過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秘書處與楊玲直接聯繫，有幸得到她多方面的幫忙，我們尋聲詩社才可順利出席這個難得的盛會。

這是我跟詩人楊玲認識的開始。

出席會議期間楊玲送給我一套《小詩磨坊》泰華卷1-4，當時集子內的成員計有：嶺南人、曾心、林煥彰、博夫、今石、楊玲、苦覺和藍焰共8位。

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小詩磨坊》成員的作品，這套《小詩磨坊》至今我仍然一直珍而重之放在書架上顯眼的位置，有詩友到自己家居來訪時我也愛拿出這套《小詩磨坊》順勢向他們推介一下。

除了嶺南人、林煥彰是自己多年的深交好友，曾心則在2008年越南胡志明市主辦的第三屆東南亞華文詩人大會，在尋聲詩社配合下，得以順利舉行，我亦在那時跟曾心結了詩緣。除了這三位，其餘的成員都是我在泰國曼谷舉辦第12屆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才真正見面認識的。那一年，是2010年。

在我而言，楊玲為人十分熱心，樂於幫助朋友，記得我們剛剛認識不久，美國有位詩友得知她在當地華文報館工作，托我在她工作的報章刊登一則尋人啟事，友命難違下，我還在信中結結巴巴向她提出這一個冒昧的要求，想不到楊玲不但爽快答允，除了在自己的報章，

還替我在其它的報章刊出這則尋人啟事，十分細心地定時將每天的剪報寄回給我。

可能是透過詩的真誠牽引，才使到這朵初萌的友情之花迅速盛開，能夠得到她這麼大的回報，在這件事上，我真的非常感謝楊玲。

讓我進入楊玲的一首六行小詩〈詩香〉：

有人舉酌寫詩
滿篇酒香

有人品茗寫詩
滿篇茶香

我喝著礦泉水寫詩
卻飄出了詩香

(原詩摘自《泰華小詩集》2012年出版)

文字簡潔，恰恰清脆俐落，語句清淺，不作莫測高深，甚為生活化，我的確十分喜愛這一首小詩，簡簡單單，不落斧痕。詩中圍繞著酒、茶、礦泉水這三種散發出獨一無二的味道。詩人未知是否不喜醇酒茶濃，偏偏情傾這支未受污染、無色無氣的礦泉水。

楊玲的詩，每每在醞釀後讓讀者輕易體會到觸動到，她的詩精練、清新、提神、絕對能夠吸引我們愛不釋手的一讀再讀。尤其是娓娓道來：我喝著礦泉水寫詩／卻飄出了詩香。

這個“卻”字帶出整首詩的精髓，真真妙不可言。

臺灣詩人白靈在2011年第五卷的序言所說，《小詩磨坊》已磨了多年，未來可借機開幾個“小詩研討會”，到各地華人社區鼓吹小詩寫作，則《小詩磨坊》豈非能遍地開花、而功勞居首哉？

今天，我相信小詩已普遍得到大家認同、接受，相信詩人寫小詩已蔚成風氣。就說我們尋聲詩社，已有多位同仁極其深愛創作小詩。我們也曾辦了一個六行小詩輯，於2013年11月安排在泰國某報副刊分兩期刊出，共有20位同仁參與，作品則有38首，反應也是蠻熱烈的。

或許我們同仁只為小詩付出一個小小的新的嘗試，但我肯定相信尋聲詩社已為小詩發放一股激越高亢的聲音，希望所有寫詩的人都能聽到都能共鳴，算是對小詩寫出最直接最積極的回應和支持吧。也深信也祈望小詩繼續在我們努力推動下，發光發熱薪火承傳下去。

2015年4月17日香港

美國東部詩人威廉斯(C. K. Williams, 1936-)在1974年獲得國家圖書的普利策(Pulitzer)詩人獎時，這位79歲的詩人很不高興地嚷道“太遲了，什麼給我的東西都是來得太遲的。”這兩年間他出版了兩部文集，《說惠特曼》(On Whitman)是讚美惠氏在現代散文詩的創作；第二部題為《等待一下》(Wait)是配合法國劇作家貝克特的名劇《等待果陀》而作。威廉斯說“請等待一下，我還沒有說完。”這也許完成了他的最後的話！

911事件發生以後，他常在紐約曼哈頓區散步，認為那已是核彈爆炸中心地區(Ground-zero)。他在詩內採用象徵為試金石(Touchstone)的作用，其他如殺豬、殺牛時，它們叫喊：救命！請救命！有如士兵在戰場上。他也採用佛教內的主要象徵船隻，名之為U. S. (美國)。而“時間”才是恐怖的殺手(Butcher)。

從1970年開始，威廉斯開始採用極為苛求的隱喻，如〈屠夫〉：

砍、劈、削；砍，
劈、削；裂開，拆骨小刀，
斧子——
就算最粗鄙的屠夫
也幹不到
如此粗魯。
此時，當你，把我碎屍萬段，
使得我，使得我的
血肉殘塊餵進垃圾桶內
我的主要軀幹已百年老，就算
一片，也不在那處了……

在一次訪問中，他為自己辯護：他並非是歇斯底里胡思亂想的，也不是在反省黑暗的世界：暴力、破壞、恐怖的記憶以及幻想的建設。他說他是把黑暗一瞥記錄下來，他不是在做精神分析；他說他不否認

但他不喜歡抑制，他看到黑暗的激烈發生：美國本土的內戰、日本原子彈的爆炸、911、兩次大戰，甚至到伊拉克文明被消滅等等。

威廉斯生於1936年的新澤西州，1959年畢業於賓州大學，1965年結婚，有一子一女。他與現在的法國妻子居於巴黎，生活在大西洋兩岸。威氏曾任美國詩評刊(American Poetry Review)特約編輯多年，也曾執教多間高校，包括加大伯克萊和爾灣、紐約大學等。

或許由於他過乎熱情及固執，他的作品又多为篇幅較長的散文詩，無標點符號；內容則多为同情殘疾人、無家可歸的遊民、沒有入息的退伍軍人、老人、被拋棄的孩子等社會悲慘階層。讀者多不喜歡此類Voyeurism狂、血肉模糊的受虐和虐待狂Sado-masochism。不過最使讀者生厭的或許要算他的Bathos悲憫表情並自認為垂死的動物，那是因為他年老多病，雙腿膝蓋要帶上鐵造的彌補，走路不方便讓他不快樂，又有前列腺和心臟問題之故。

但是威氏是個很有修養的詩人，他喜歡藝術，尤其是法國莫奈(Monet)一心一意畫的百合花油畫，他也曾翻譯過古希臘的劇本，如沙孚克里斯和尤里披蒂的不朽著作。他極欣賞里爾克和策蘭(Celan)的詩作。詩人的生活節奏頗為急速，他說詩人的生活有如趕上巴士卻追上火車般的，甚至常常下了升降機後發現忘記了帶自己公寓的鑰匙。

編輯筆記

編者最近寫了一首散文詩〈熊出沒〉（見本期頁26），草成後寄給一位有共同回憶的詩友，他的回信很有意思：“首先坦白說，我對散文詩有偏見。馮唐曾經指出，文學有一條金線，這金線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其實詩也有一條金線，有的人說看到了，有的人說沒看到。沒看到的可能原因是，它或許就不存在。散文與詩，常常就在這一線之差。”；“……一凶一善，一虛一實，一‘出’一‘沒’，……相映成趣”；“原來在噩夢裡常常出現的那頭凶猛的熊‘不過是一個幽靈’……以熊來比喻它，又以熊來否定它，這虛實交換的手法經營得恰到好處，給人想像”；“這是兩段寫得非常好看的散文；是散文的敘述有餘，詩的表現不足……”我的回信有謙虛一面“〈熊〉如果是散文不是詩，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作者沒有處理好那根金線”；有不妄自菲薄一面“二是讀者有偏見，看不到。無論是那種可能，都指向一點，就是此詩尚有經營餘地”、“不過你經常能讀到一篇二百餘字卻給你這麼多聯想的散文麼？若然沒有，那亦反證〈熊〉不光只是散文……”。同時間另一位詩友寄了篇自認是“隨筆”的文章來，並說知道那不符合編者對“散文詩”的要求，我回信說“如果作者當初企圖寫的是詩，它便是詩；如果作者的企圖是散文，它自然便會成為散文了”。兩件事說明大家對詩的要求不盡相同，但都是朋友間私下的討論。提出來與讀者分享只因編者以為一首詩之成為“詩”的條件首先是作者的企圖，然後纔輪到讀者的認可。散文詩不是“散文”和“詩”的合成體，而是脫去音韻外衣，再脫去分行褻衣後的“詩”，是對詩人創作的赤裸裸挑戰；而“詩”和“歌”合成的“詩歌”這一不知所謂的名詞，揭露的僅僅是詩人潛在的功利——迎合當前大眾重歌輕詩口味——企圖。

感謝詩人冬夢、楊玲，本期“泰華《小詩磨坊》”得以順利展出。我們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四十餘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詩訊

由中國詩歌學會、四川綿陽市李白詩歌協會主辦的首屆“李白詩歌獎”揭曉：洛夫的《洛夫詩全集》獲“李白詩歌獎”，獎金人民幣50萬元；于堅的《我述說你所見》、西川的《小主意》、沈葦的《沈葦詩選》、歐陽江河的《如此博學的飢餓》及楊煉的《饕餮之問》獲提名獎，獎金各人民幣10萬元。

詩人汪國真於今年4月26日去世，享年59歲。

詩人舒婷今年5月17日應南加波莫納工藝州大之邀作演講，該校教授王瑞並向學校申請了獎狀贈予舒婷。

2015年5月17日，由詩意中國文化機構、詩歌報網站主辦的“首屆安徽詩人大會”在合肥成功舉行。

詩人非馬去年12月由台北釀出版出版了一部以詩的筆觸介紹芝加哥的著作《大肩膀城市芝加哥》。

詩人杰地繼2013年出版詩集《遠夜遙唱》後，去年9月又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詩集《西檐之歌》。

詩人謝勳今年3月由台北釀出版出版了詩集《無常的美學》，書前有詩人喻麗清序。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林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疆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等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已出版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 陶 | 已出版 | \$25.00 |
| 26 天梯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27 三釘記 | 詩文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8.00 |
| 28 水字 | 詩集 | 張 耳 | 已出版 | \$8.00 |
| 29 九月的歌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0.00 |
| 30 我的複製品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1 悠悠流水 | 詩集 | 揚 子 | 已出版 | \$8.00 |
|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8.00 |
|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3.00 |
| 34 防腐劑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5 分身術 | 詩集 | 明 迪 | 已出版 | \$10.00 |
| 36 雲雨情 (中文版) | 小說 | 逸 韻 | 已出版 | \$14.95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五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